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十一

讀文集

歐陽文

詩

顏跖總說處提顏子云豈減跖所榮跖本無榮顏本不當與跖較榮辱而歐公云爾全用所字軒意蓋跖自以為榮者若說跖之榮則非矣初讀疑之三味乃見

黃牛峽詩不是黃牛滯客舟謂江惡舟遲常見此石在山也

憶山詩說三峽江如自天傾岸立兩崖闕

哭曼卿謂才高不少下闕若與世疎

送惠勤詩叙東南宮居飲食山水之勝捨之而從我求仁義

水谷夜行詩微風動涼襟曉氣清餘睡見平日氣象極工此詩

說蘇子美詩雄梅聖俞詩清

班班林間鳩寄其夫人之詩也云易安由寡求此其為家之法
暮春詩遊絲最無事百尺拖晴光有太平氣象

牡丹圖有元化朴散之語然洛陽以此成俗而歐公初譜之亦
助其瀾者也

憎蚊詩始以乾坤廣大之語終以麟鳳不見之語詠微物而先
以大者言之文法也掃庭露青天坐月墜嘉木汝寧無他時

忍此見迫促語意清絕矣
寄題滄浪亭風高月白最宜夜極切未借鳴夷言之崎嶇世路
欲脫去反以身試蛟龍淵豈如扁舟任飄兀紅蕖綠浪搖醉

眠翻得絕佳
菱溪大石一詩形容布置可觀文法

紫石屏歌文之奇者也廬山高詩文之豪者也橄欖詩言忠愛
蒼子華安無詩指陳治道之要者也橄欖詩曰錫飴兒女甜

遺采父則那奉蒼子華詩曰蠹弊華僥倖濫官絕貪昏牧羊
而去狼未為不仁人

梅聖俞寄銀杏詩鵝毛贈千里所重以其人鴨脚雖百箇得之
誠可珍又七卷李侯家鴨脚云鴨脚生江南自注云京師無

鴨脚李駙馬自南方移植蓋銀杏名鴨脚中原所無也今江
南有草名鴨脚而此果則自名銀杏

更整一名車娥歐詩有泥居殼屋之語○蚓無心

八卷怪竹辯

贈沈博士傳歌言琴調醉翁吟也云我昔被謫居滁止名雖為
翁實少年前詩又云我時四十猶疆力自號醉翁聊戲客

送吳生論改過其暢
樂哉襄陽人送劉從廣先序襄陽之勝而勉以德化其文騷以

婉

洗兒歌為聖俞作簡而勁

夜聞風声苦暑君勿感初涼君勿勸暑在物猶盛涼歸歲將寒

云云不獨草木尔君形安得完此等善觀時变感慨有味

白鸚鵡詩先將白兔說擺兩陣方合說又三節而終焉文法最

可觀○蝦乾字出清明前詩

又酬聖俞韻歡情雖漸鮮老意益相親形容晚年交游之意最

工○頭魚海魚之大而謫死者

歸田春夏詩有味殆田園雜興之祖歟

明妃曲推手為琵琶却手琵琶是琵琶兩字也

鬼車一首先序其声之怪次述老婢撲燈之說以言其所以為

怪終之不足怪而呼婢炷燈焉且乱之曰須臾雲散衆星出

夜靜皎月流清光曲尽文章之妙矣

讀書一首始言讀書之樂中言仕宦不暇讀而終之以乃知讀

書之樂無限前後照映文亦甚妙

鴨鵝者催明之鳥京而謂之夏雞

贈李士寧一首文宏放

感事四首闕李仙者之妄甚精切如曰一日隨物化反言仙已

成如曰等為不在世與鬼亦何殊

昇天檜一首其說謂老子自此乘白鹿昇天如上虞劉樊升仙

木之類也歐謂曰惟能乘变化所以為神仙驅鳶駕鶴須臾

間飄忽不見如雲煙奈何此鹿起平地更假草木相攀緣乃

知神仙事茫昧真偽莫究徒相傳

齊州有舜泉○四字丹書萬仞崖四句見戲石唐山隱者未章

古賦

蟬声賦秋声賦之脫灑病暑賦憎蒼蠅賦之布置皆當成誦山

中之樂一首贈慧勤者模寫变化亦一大奇

正統論費辭數千言不過進奏於王代秦果三代哉其說謂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周果誠心授有德者哉謂桀紂不廢夏商之說則始皇未可廢秦始皇豈亦承祖宗深仁厚澤數百年素定之天下如桀紂雖不肖亦不得以其祖宗之故俾襲世欠者哉且其欲尊秦也則咎論者之私東晉私元魏然東晉豈不正於秦元魏豈不實於秦而公切亦然抑彼揚此者豈私秦哉何人而公私之或豈難累萬言世豈有以公故而謂秦三代者哉

本論謂堯舜三代時禮義明佛不能入善矣復使當時其人已入其法不行則為唯論今按佛生方當周之衰去中國極遠不相通至漢開西域而佛說又益盛至後漢以漸入中國者時勢則然非昔不能入而今可入也謂禮義者勝佛之本當

修其本以勝之喜矣然人不為佛之徒屋不為佛之居徒有其虛文浮傳於世如異說妖術之類則可使人講明禮義此之信不彼之信是為勝之今按秦元魏以來自萬里以下尊事之人民歸其陷誘石祖夷狄以攻吾中國之仁義山川為其吞併立寨中國以腹吾民生之膏血雖有禮義已無所施顧反日講而修之則佛無所施矣必火其書屠其居又果何見也且公之為此說特譬之善醫者不攻其疾務養其氣耳獨不聞若藥不暝眩厥疾不廖乎客邪外毒深入心腹而不攻之去且立而視其死矣何氣之可養養氣之說特可施之攻疾已去之後疾已危劇氣僅一縷捨疾不攻而徒日養氣亦何氣之可養乎甚矣攻佛法之害政昌黎之說及之攻佛教之害人心晦菴之說及之不能明言其所以害而徒疾声大呼以泄其憤石祖來之怪說及之歐陽公所謂上續昌

黎斯文之傳者正以闢佛一事然本論不過就昌黎改易新說而適以消剛為柔如閉關息兵惟敵之縱而日我修政事者尔嗚呼殆所謂能言距揚墨者皆聖人之徒歟

朋黨論謂君子有真明足以解萬世人主之疑為君難論謂用人聽言專決之失在於遠眾足以指萬世人主之迷

易或問謂大衍筮占之一法繫辭非聖人之作穆姜道乾卦文言乃先夫子之生十五年筮占之法雖是而言則非著數無所配合陰陽無老少乾坤無定策乾用九坤用六皆謂以其所用者名爻

春秋論謂學者不信經而信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隱公非攝趙有非弒許世子止非不嘗藥亂之者三子也起隱公止獲麟皆因舊史而修之義不在此也卓哉之見讀春秋者可以三隅反矣

泰誓論謂十一年代紂即武王即位之十一年無文王稱王改

元之說一惟取信於經

因論上下相賊字恐大其論文是三代後感事若矣聖人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則至論也

神道碑墓誌

丞相文惠公陳堯佐神道碑

潮州教鱷魚壽州活饑民

倡而浙堤錢塘嶺石易滑州築陳公堤治開封一以誠諭少

年無犯法者凡公外庸之略如此為大常丞十三年不遷為起居郎七年不遷而十典大藩六為轉運使位極人臣壽八十二與伯仲堯叟已貴而諫議公省華尚無恙天下以陳氏出家為祭

范文正公神道碑幼孤刻若慨然有志於天下為諫官以爭廢

郭后貶制西賊參大政碑中所著皆繫天下國家之大者

王實神道碑盜殺其徒而自首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
新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非法意

文簡公程璿治益州燈夕火起預戒人救止不以白有言軍謀
變者笑曰吾不知之卒無事治開封數歲治益精明為三司
禁中有所取未嘗子為參政每宰相欲有所私輒衆折之西
北有重某嘗任河北陝西之重威惠信著

王文正神道碑槩言其為賢宰相而徐述其寡言笑善處大事
數頃終以不求恩澤

晏元獻為相當牙吳反請監罷軍無以陣圖授諸將此最革弊
之大者

余靖居四諫官之一使虜得其要領破儂智高經制五管十年
移檄而交趾

張谷廟而能父冀襲贈以祭其親

周大傅行三年喪歐公發越甚上

唐介之父之墓發明有子之祭

瀧岡阡表述其母記父之言謂祭而豐不如養之薄謂治死獄
嘗求其生

了齋臣喪其兄三年

薛奎舉進士為州第一以讓王巖 折富人貲為三以嫁其二

女 治蜀尹京寬猛異施參大政剛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議

歐公與王拱辰皆其壻也

王拱辰之父為潁州司法有朱氏殺盜當死公曰為法所以輔
善而禁惡也今殺良民為惡盜報仇豈法意耶

蔡君謨之弟君山誌自無狀有一節深一節文法極可觀誌黃

夢升文法亦類之

誌薛簡肅之子質夫死而無後論自古賢人君子未必有後其

功德名舉垂世而不朽者非皆因其子孫而傳為善者可以不憚為簡肅公者可以無憾發明精切

誌尹師魯天下未必盡知其材其言哀痛

歐陽載誅浮圖誘民投水者○杜杞平蠻殺降○公於程文簡既為神道碑又誌其墓

杜初公墓誌公越人葬應天府三代皆顯官家故饒財然愚按卻氏聞見錄謂其貧依濟陰宰蓋初平流落事也

君源魯師之兄

梅讓者詢之兄堯臣字聖俞之父

蘇舜欽字子美初公之壻以祠神會廢居滄浪今蘇州韓園也

○鎖廳事載其誌云

王堯臣体量西事意用韓范安撫涇原言將不中御權二司使去書靈弊積錢數千萬為樞密副使裁損濫恩

吳育治開封京師肅清元昊反獨言其不足責

李端懿大長公主之子海曰土處寒苦以學行自名至牽利欲遂亡其所守况驕佚易習而生長富貴間耶

許元長於治財先是錢不足償賈人入粟塞下者少公請高塞

粟之價下南監以償之使東南去滯積而西北之粟盈曰此輕重之術也歲漕不給治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

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廩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月京師足食而為司十三年餘粟百萬不獻羨餘

孫甫字之翰在諫院多直言雖為杜祁公所薦尹洙所善言之

不避

梅聖俞窮而工詩

江鄰幾亦長於詩

薛長孺良孺墓誌皆簡肅公奎之猶子

徂徠先生墓誌葬吾出未年七十喪作慶曆詩褒貶大臣太學之興自先生始

樞副胡宿墓誌興湖亭築塘封還揚懷敏詞顯清儉謹重發不可回而其要歸於忠厚少嘗善一浮圖謂有祕術能化瓦石為黃金公曰非吾欲也

蔡君謨誌諱襄四諫官之一救唐介知泉福有惠政興孝交經術定表制禁虫毒教醫樂治京談笑無留庫治財織悉皆可法不書溫成皇后碑

劉敞仲原誌 知制誥封還石全彬詞頭奉使知虜山川諫宗受尊號治揚鄆永興皆有惠政博學無不通一據九制三十七卷皆宗室墓誌無一壽者

狀

蔡齊行狀倅濰州有刻稅印者緩其獄丁謂欲邀致相拒不受

不為太后記景德寺知密州除公稅弛鹽禁沮湯太妃垂簾辨荆王獄勸納叛蠻不聽後為亂英丹兵屯幽州公料其必不動狀之終曰按兵部尚書於今為三品其法當謚敢告有司然則行狀為謚議設也不著二代姓氏

許遊行狀論邊事趙普稱之知興元修蕭何山河堰論京湖蠻知揚州答子弟不法者曰此非吏法乃代汝父兄教也

記

泗州先春亭記先叙其修堤次餞勞之亭次通漕之亭然後歸先春亭而證以單了過陳見其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羈旅無所寓之說謂皆二代為政之法而張侯之善為政也

夷陵縣至喜堂先叙其儉陋次叙朱侯能變其俗次自叙得善地而忘其憂

峽州至喜亭記叙岷江之險舟人至此而喜

御書閣記為登真宮作也善回護而不主佛老之說
畫舫齋記始言為燕居而作次反言舟之履險而終歸舟行之
樂二節照應

王彥章畫像記述其以奇取勝以嘆時事文字展轉不窮
穀城縣夫子廟記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皆禮之略者今
於其略者又不備焉

吉州學記思見道化之成

豐樂亭記又除於五代被兵而今事事以歸德於上
醉翁亭記以文為戲者也

滁洲夢溪石記為吳時貴將劉金園石六公取其二尚存者置
郡治因以劉氏典其為戒使後來者不復取而去

海陵許氏南園記許子春以發運使治七十六州之材治數畝
地以為園不足施其智亦不足書而紀其三世孝悌之迹庶

幾園有連理駢枝之木不爭巢不擇子而哺之禽鳥焉

真州東園記為發運使施正君許子春判官馬仲塗二人相得
而作記園池之勝皆疇昔榛莽

浮槎山記取陸羽茶經善論水以山水為上江次之井為下浮
槎乃山水之亂泉漫流者張又新載劉伯芻李季卿列水次
第不次浮槎而次龍池為非

有美堂記天下之兼得其至美與其樂者惟錢塘而錢塘之兼
美惟有美堂盡得之

相州畫錦堂記載韓公大節出畫錦之榮之外

仁宗御飛白記因子履得 御賜而及朝廷一時之盛

峴山亭記記羊叔子遺風

序

章望之字表民序列一鄉一國以至天下萬世之望

祕演詩集序准嚴文集序二僧皆石曼卿故交因曼卿而序之
詩譜後序載慶曆四年始得詩譜於絳州而補正之謂先儒之
論非悖理害經害經者不必相詆訾盡其說而不通然後得
以論正

集古錄目序論犀象珠玉皆難得之物而好之者無不至古刻
字書非難得而不至者好之不尤也自序好之專一終不以
彼易此

蘇氏文集序為子美作傷其不遇

鄭荀改名序論諸子獨荀卿好聖人學荀卿而又進焉則孰能
禦

韻總五篇論鑒率所類序其用心之專

送楊真序言李琴於孫道滋其樂可以忘疾

送曾鞏試黜而歸不非同進不罪有司思廣其孝而堅其守

田畫之祖為將平蜀江南有功天下既定而畫以白衣試有司

因與之登夷陵慨然覽王師嚮所用武之山川

謝氏詩序謝景山母好孝通經女弟希孟能詩

送張唐民歸青州序三代王道備士生其間故多賢後世士有
賢者尤可貴於三代之士

送王陶序君子之用剛審力視時而又深戒於其初

孫子後序注孫子者二家曹公杜牧陳皞而梅聖俞復為之注

梅氏詩集謂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惜聖俞幸生盛
世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

宋祕丞宣獻公之子不以門地驕人學問好古常若不足

送徐無黨死而不朽者惟修於身其次施於事勤世盡心於

文字間者可悲也

廖倚謂無龜書出洛之事

外制集序仁宗用韓富范欽意太平公知制誥

禮部唱和序從王著考貢士六千五百絕不通入者五十日因相為歌詩以宣其底滯

內制集序論青詞齊文用釋老之說祈禳祕祝近里巷之事而制誥拘於四六果可謂之文章歟

帝王世次圖關太史公本紀之失九帝王事可法於後世者孔子蓋論著之矣久遠難明不知不害為君子者不道也

思穎序歸田錄序皆誌求閑之意但歸田序有不能依阿取容一語雖反說以譏世理恐未安

六一居士傳記藏書一萬卷集錄金石遺文一千卷琴一張碁一局酒一壺與已為六一以軒裳珪組為累而以老於五物之間為適

書

通進司上書言治西賊三事其一曰通漕運乞浚治汴渠水裝

耀卿所開陸運十八里汴河而入渭以通水運文自武昌漢

陽襄鄂公漢十一二州漕物頓之南陽為輕車置十五六鋪

以入關以通陸運其二曰盡地利乞驅游手及鄉兵以耕間

田其三曰權商賈謂上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今國家友妬

大商之分其利欲專去友損

淮詔言事上書謂非無以無將無財無禦戎之策無可任之臣

而患不謹號令不明當罰不責功實

答陝西安撫范龍圖辭命謂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為難士雖

貧賤以身許人固亦不易

答李詡書言性非孝者所急且釋中庸率性謂性無常必有以

率之亦異乎諸儒之為訓矣

上杜中丞論李石介為主簿尋被罷而不爭議論婉切極可觀

與曾鞏論氏族謂考於史記皆不合

策問

周禮六官之屬五萬餘人如其不耕而賦何以給之

疑中庸誠明之說恐未安又疑大傳生卦之說

周禮詢事讀法一歲九幾疑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安其居

祭文

祈晴雨祭文

外集

詩

多與尹師魯梅聖俞作云師魯天下才又詩云聖俞翹楚才嘗

答聖俞詩云文會恭余盟詩壇推子將公以文字任謂詩不

及聖俞也

捕蝗詩言蝗當早捕或以踐苗為戒而不捕者非

落頭鮮

均州俗好腐魚落頭鮮見第六卷送黃通之詩

贈王介甫詩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

尚在後志誰與子爭先見第七卷

致仕後詩元灑落見第七卷

賦

蝨蝨賦謂儒家之子卒為商世家之子卒為皂隸是蝨蝨之不

若也此為感慨餘不及此

州名急就章以州名叶韻自一字至二十四字惟高富沈當四

州偶遺

論

時論三篇原弊言農兵儲言屯耕塞垣言邊界

石鶴論謂左氏以石隕為是鶴退為風公羊言視石鶴而次

其言穀梁言微物而謹紀其數皆非也

三年無改問謂猶道則未患按天子之言甚明無可辨者今以其喪服言恐非本旨

易或問謂繫辭非聖人之言詩解自是一家

誌銘

祁公碑銘云負材與畜德其所尊不同

楊公誌始分弘農之籍籍在虢塘

先君墓表母述其言謂祭必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御酒食又泣曰昔不足而今有餘其可及也為吏夜燭治官書曰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世常求其死也

記

樊侯廟災記盜有剽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雨雹人咸駭謂神怒公謂侯不能保其心腹腎腸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風霆雨

電夫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侯又得以濫用之耶豈適會民之自災也邪愚謂公正論也不必更設疑辭耳

東齋記為河南主簿張應之作也謂閑居平心以養思慮故曰齋每休之不康則取六經百氏若古人述作之文章誦之考其深博闕達雄富偉麗之說則必注乎以思暢乎以平釋然不知疾之在休愚謂此公自得之趣託之以發者也

偃虹堤記洞庭天下之險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迹之人皆蒙其利焉則勝侯之惠利可以數

詩哉夫事不慮於不成而慮於易壞自古賢智之士為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已往之心則民

到于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

大明水記陸羽茶經論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未嘗品第天下

之水味至張又新為煎茶水記始云劉伯芻謂水七等又載羽為李秀卿論水有二十種水味有美惡而已欲求天下之水一一而次第之者妄說也羽論水惡渟浸而喜泉源故非取汲者江雖長然衆水雜聚故次山水惟此說近物理云三琴記吾家三琴其一金暉一石暉一玉暉金暉聲暢而遠石暉清實而緩玉暉和而有餘然惟石暉無光置之燭下黑白分明老人之所宜也琴曲不必多琴要於自適琴亦不必多藏然已有之不必弃

序

送方希則序希則茂才入官三季進上不利昔公孫普退歸鄉人再推射策遂第一更生書數十上每聞報罷而終為漢名臣以希則之資材識業而沈實鬱堙者豈非天將張之而固翕之耶夫良工晚成者器之大後發先至者驥之良異日垂

光虹蜺濯髮雲浚使諸儒後生企仰而不暇此固希則褚中所蓄爾

送陳經秀才序隋煬帝初營宮洛陽望卬山南望曰此豈非龍門耶世因謂之龍門非禹貢所謂龍門者也然山形中斷岩崖缺呀若斷若鏡山兩麓浸流中可以登高顧望自長夏而往纔十八里然洛陽多達官不可輒輕出幸時一往則騶奴從騎吏屬遮道唱呵後先前僮僕扶登覽未周意已怠矣故非有激流上下與魚鳥相傲然徒倚之適也然能得此者惟甲且開者能之

送揚子瞻序河南大府也參軍欲進自達不可得其問能以頭角頽然而出者鮮矣其才能之美非有異乎衆莫能也其能出其頭角矣若去而之他州郡不特頽然而出矣

送廖倚序元氣之融結為山川山川之秀麗統衡湘共蒸為雲

甯其生為杞梓人君其間得之為俊傑秀才生衡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猶多故其文則雲霓其材則杞梓

送梅聖俞序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群物以貴於世者為其有異而已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梅君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耶余嘗與之徜徉於高谷之下每得絕崖倒壑深林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暢然資乎薰蒸浸漬之為益也

刪正黃庭經序無仙子自號無仙以警世人之幸仙者也禹走天下乘四載而百川可謂悉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蓋命有短長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惟不自戕賊而各尽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黃庭經者魏晉間

道士養生之書也世人執奇惟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傳易圖序謂今周易所載非孔子文言之全皆出乎講師臨時之說且謂今行世者惟有王弼易其源出於費氏孔子之古經亡矣愚謂此公一人之言尔

月石硯屏歌序張景山魏州治石橋一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樹森森然其文黑而枝葉老勁錐工畫者不能為

傳

桑澤傳澤開封雍丘人舉進士再不中耕汝穎間氣凶汝旁諸縣多盜澤白令召少年戒盜不可為少年皆諾有老父死未斂盜脫其衣澤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知竟明日縛之詰其盜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齊城遇盜獨格殺

數人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
汝旁縣為之無盜京城轉運司奏具事授邠城尉得惡盜王
伯明道景祐之交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召澤至
京使各捕澤變為盜服入一媪家饋之如盜媪以為真盜稍
就語及群盜曰彼聞桑澤來皆畏矣又聞澤閉管不出今皆
還某在其處澤盡鉤得之部分軍士凡二十三人一日皆獲
交趾獠叛殺海上巡檢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澤往手殺
還授閤門祗候讓不受予謂曰讓必不聽徒以好名取譏澤
歎曰譏何累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為已卒讓之

書

上范司諫書謂天下事惟宰相可行惟臺諫可言然臺諫失職
取譏百世所繫尤重司諫之赴召人已期其必為諫官為諫
官矣乃久不言士平居患不得言得言矣乃有待是終無

人言也鋪叙有法與昌黎諫臣論相表裏

與張秀才書謂市之門旦而啓商者趨焉賈者坐焉持寶而欲
價者之焉資金而求寶者亦之焉閭民無資攘臂以游者亦
之焉洛陽天下之大市也來而欲價者有矣坐而為之輕重
者有矣子居其間其官位奉行無動入也是非可否不足取
信也其亦無資而攘臂以游者也又書云生於孔子之絕後
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夫二典
之文豈不為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為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
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

與石推官攻其書法之弊

與高司諫書攻其不救范希文也云希文平生剛正今以言事
觸宰相足下不能為辨其非辜不過依一不才諫官尔乃反
昂然自得毀其賢以為當黜夫力所不能為乃愚者之不逮

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耶當其驟用時
何不一為天子辨其不賢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
耶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
足下以希文為賢亦不免責以為不賢亦不免責前日又聞
御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尔
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昨日安石貶官師魯
待罪足下猶能以面日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不復
知人間有羞耻事若猶以希文為不賢而當逐則予所言乃
是朋邪願足下直攜此書于朝使巧予罪而誅之使天下釋
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效也此書既上高若訥果以
聞于朝而公貶夷陵公

與尹師魯書公貶後作也云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輩沈默異性
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依此事下至竈間老婢亦相

驚莊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入日日有也每見前世有名入
當論事時感激下避誅死及到貶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雖
翰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師魯無脩
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爭氣是以前宗云爭氣者不可為辨荀子
答孫正之書二十年前尚好文華嗜酒歌呼聖人為樂而不知
其非也及後少識聖人之道而博其經咎則已布出而不可
追矣

與王源叔問古碑字縣有古碑圖經以為儒翟先生碑其題額
乃云喜儒學先生碑字疑非翟字莫有識者說文亦不載
與陳負外書言狀牒之原古惟鉛刀竹木而削札為刺止達姓
名寓書於簡止為問好官府公事上而下者曰符曰檄下而
上者曰狀位等相往來曰移曰牒非公事以意曉下曰教下
以私自達其長候問請謝曰牋記書啓唐世稍增始於刺謁

有參候起因為狀五代始復以候問請謝加狀牌之儀如公事 有從齒序

答宋咸書聖人之言在人情不遠

答陳知明書士之相知不必接其迹也

問王深甫唐時有五月一日會朝之禮

祝文

祈雨旱非人力之能為雨者神龍之所作

譜

歐陽譜圖序少康封庶子守禹祝是為越至句踐五世孫無疆為楚所滅楚封其子跽於烏程歐餘山之陽為歐陽亭侯子孫遂以為氏其後君千乘者所謂歐陽生居渤海者所謂渤海赫赫歐陽聖石堅石各建趙王倫之亂見殺其族南奔長沙至歐陽琮為吉州刺史因家吉州琮八世生(勿)又為吉州

安福令而歐陽公之祖始居沙溪沙溪分屬永豐公初孤母

攜居隨州老居潁州惟葬母嘗一歸吉州時年四十七

硯譜端石出端溪本以子石為上俗訛以紫石為上然十無一

二發墨者歛石出龍尾溪以金星為貴有鋒銳者尤佳大抵

多發墨端又以北崑為上龍尾又以深溪為上較其優劣龍

尾遠出端溪上相州古瓦朽腐不可用今人澄泥作瓦理土

中久乃用為硯凡瓦皆發墨優於石

記跋

洛陽牡丹記洛陽於牡丹不名其直曰花以名之者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其品曰姚黃曰魏花曰細葉壽安曰韞紅曰牛家黃曰潛溪緋曰左花曰猷來紅曰葉辰紫曰鷓翎紅曰添色紅曰倒高檀心曰朱砂紅曰九蕊真珠曰延州曰多葉紫曰蘆葉壽安曰丹州紅曰蓮花萼曰一百五曰鹿胎花曰甘

草黃曰一撒紅曰王板白洛陽至東京六驛舊不造花其進
自留守李迪始花不接不佳其接以社後重陽前花木去地
五七寸截之乃接封以淮蕪葉作菴草之南向留小方連氣
至春乃去此接花法也種花尽去舊土以細土用白欵末一
片和之以殺虫之食根者此種花法也澆花用日未出或日
西時九月旬一澆十月十一月三二日一澆正月隔日一澆
二月一日一澆此澆花法也花每生每去其小者止留一二
朶花落即剪其技勿容結子春初去弱菴即護以棘使氣暖
此養花法也

讀李翱文謂韓愈嘗有賦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特
尔翔為幽懷賦慮行道之猶非又泣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
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為憂然公蓋有感之言也
論尹師魯墓誌謂述其文曰簡而有法惟春秋可當述其墓誌曰

通知古今惟孔子孟可當愚意文簡有法各隨其宜豈以春秋
通知古今各隨其分豈必孔子孟未聞文王謚文而孔文子不
可謂之文也公與師魯早生交而故為譏貶何哉俄又云然
在師魯猶為末事若果末事何必春秋然後可當孔子孟然後
可當愚恐其首尾又自背馳也

書荔枝譜後牡丹花之絕而無其實荔枝果之絕而非名花二
者不兼萬物之美故各得極其精

跋學士院題名云宰相有任責之憂神仙無爵祿之寵既都榮
顯又享清閑惟李士也頃俾參政却思玉堂如在天上
題青州山齋不意平生想見而不能道以言者乃為已有

程文

斷雕為樸賦第四韻結聯云圭磨嶽鎮歸璞玉以金真壘去山
雲表瓦罇而務德愚恐無此理鎮圭雲壘古人制度非漢人

所斷之雕且斷雕者史臣形容又撲之意然尔
三皇設言民不違論破題即云夫至治之極也塗耳目以愚民
之識暢希夷以合道之經然則歐公初年其意亦自黃老來
也

易童子問

不赦者良醫之針石赦者奔馬之委轡

出策問

公自述其見也然世有伊川傳矣至繫辭則謂與文言說卦皆
非聖人

內制

自序近体不可言文章其論高矣迷言集錄以備退閑檢視嘆
士大夫之感衰幾於世俗之論殊無謂也

表狀啓

謝官召入翰林狀使車入里君命在門問巷驚傳言議朝之

故事膺紳竦歎以為儒者之至榮恩既異於常倫人愈難於
稱職

乞出表狀多怨將之奇彭永思之攻已詆斥語多不平繼乞根
究飛語之所從來事卒得直二人貶而公亦出

乞出表退止一辭今臣二請云云老時疾以借來形與神而俱
瘁昔而少健黔驢之伎已窮今也病衰駑馬之疲難強始露
肺肝之懇乞收骸而歸○又忠信所以事上理無弗踐之空
言進退各有其宜力或不能而當止雖礼者引年之制必待
及時而身有負新之夏亦容辭仕○又口誦退休之言身貪
榮進之宥既自違於言行豈不愧於心顏雖聖受之兼容必
公議之難違○必也處之無愧然後得以為榮

上胥李士意啓等皆少年之作一句一故事非晚年明白言意
者比

回李舍人惟帝制之坦明必訓辭之深原金相玉振煥三代之文章雷動行警四方之耳目遂歸鴻筆增重本朝
奏議

論麟州事宜謂有之則困河東弃之則失河外莫若擇一土豪委之自守非王吉不可苟善守則出任之愚謂此古要荒之法而我太祖禦西北邊之故智也安邊之策莫如為上河東一路實收錢自足支遣乞罷錢鐵錢毋誘民犯死○河東緣邊地禁不耕而仰采北界隙四害乞耕禁地○契丹劉三撥自向北南歸陳可納者五
上時宰書論河北地產謂東負大海鹽稅弛以利民西有高山產寶又官禁不取惟有平地可耕者又少所助不過酒稅而用度無常及用不足則不過上干朝廷乞銀絹而配疲民蹠為交轉尔惟官戒費移有無尚可裨萬一

論韓范杜富相繼罷黜小人必為詭為明黨專權者

論兩制以上罷宰轉運使副省府推判官皆因仰奄等出外欺妄攻擊

論契丹侵銀坊治谷地界乃為元昊所敗慮我乘虛必解仇復合此將來之患不可不憂

薦王安石呂公著充諫官

論罷修奉先寺等謂紀綱隳頽未能整緝而務修祠廟託名祖宗張大事射要所歸止為小人圖利睦親 神御殿於禮不宜之寢罷慶基殿只令三司整補不理勞績奉先寺乞勒寺家自修

乞不幸温成廟

論陳執中不孝無識之罷相論狄青得軍情有訛言之罷樞使皆極言無憾如指斥已死之姦此時公為法從非尹言取也

而言若此可謂無負論思之選矣嗚呼報中不以官我為房
奩物狄青不以智高難辨之骸欺朝廷自今觀之皆無幾大
臣之事者而公與同朝略不少恕後世具位之臣豈復有執
中狄青之比而稱功頌德者同然一辭亦果何哉

第四卷三狀並論修河謂故道淤高水不然行故决惟當順導
防捍之季仲昌小人主修六塔河之說不可用

水災疏乞立皇嗣去狄青用五行傳贊宗廟則水為災及水陰
類武臣亦陰類為說○再論水災乞用包拯張瓌呂公著王

安石并乞安撫京東西及任上供米救兩浙旱
論賈昌朝除樞密劄子謂聽言在先察毀譽之人○陛下用昌

朝雖斷自聖心亦左右積漸稱譽之力此語極道得婉而切
第六卷乞編李士院制詔須朝廷降指揮所貴久遠遵行

論鄆皇后影殿說內臣監修利於偷竊官物僥求恩賞故多起

事端務廣興作

論選皇子說允國公主既出降今誰與語言可承顏色此善於
乘機之論也

封回梁李直內降論李直不欲受過於其身寧彰○陛下之過
於中外此罪重於元犯

乞刪去九經正義中讖諱
議李快云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眾人

苟欲異衆則必為巧僻奇怪以取德行之名愚謂此天下各
言也觀近世徐霖輩可見

論日曆狀元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間又撰
述既成必錄本進呈今乞並考驗事實及乞更不進本

許懷德不進第一讓官表歐公再論之不恕
乞定兩制員數謂官以難得為貴人以得職為榮

論包拯連逐三司使張方亦乘近伐其位蹊田奪牛豈得無過
整冠納履當避可疑極雖本無心而今後言事者不為人信
諫諍之效因極而壞為朝廷惜

論舊納茶稅今變租錢其害五

論均稅希旨額外生數乞罷均

論臺諫官唐介等早牽復謂方今諫人主易論大臣難介等因
言大臣得罪不悔王陶因韓絳薦李與絳爭議徇公戒私乞
召還介等

薦布衣劉義叟蘇洵陳烈李胡瑗居太李梅堯臣充直講蘇軾
應制科章望之曾鞏王回充館職劉攽呂惠卿充館職乞與
丑汰孤子構一官皆汲汲人材忠厚盛心也蘇洵李詞謂復
行淳固淳字似未切或者李雖縱橫而操履自正謂惠卿端
雅豈其初年心術未露亦飭躬盜名者耶

辭侍讀謂學士相承多兼此職云學士俸薄朝恩添請官以人
輕一至於此其再辭謂既已陳述若不踐言則貪榮冒寇不
止尋常之責而虛辭飾讓又為矯偽之人

辭給事中謂自以疾病求罷豈可又轉一官

乞洪州九十七劄拳拳以乞便營緝墳墓為言

論權貴子弟第衛移選人

聖躬康裕乞許臣寮上殿

水入太社乞專大臣充修太社太稷使

契丹求御客既已許之不可中止

祀儀十七祭並乞據開寶通禮自外而內

乞禁舉人懷挾

論西班之濫 于求內降人乞加本罪一等

乞相度權住所開孟陽新河謂所掘墳墓骨殖子孫環守號勸

其甚貧者用火燒焚是中原風俗皆以焚骨為痛今鎮江一帶望近淮鄉已無火化者以火化其親惟浙間數郡愚民耳○又云所開新河入白溝河下源高仰水勢難行

保舉人行止乞指定乞館職官用崇文總自將見缺書於二館取索校定

乞罷放燈

禁雕文字

學士院舉其官只獨負不肯隨眾同舉

舉丁寶臣因遭儂賊事停官也

馬拔劄子云唐世拔地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晉河曲內則岐函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樓煩皆唐養馬之地今河東嵐石間及汾河之側乃唐樓煩監地又狀只據見在草地打量已為民間侵耕地土更不根究

論逐路取人劄子謂王者無外天下一家凡聚諸路貢士混合

為一而惟材是擇若逐路分取則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

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

乞獎用孫沔謂慶曆罷兵二十餘年經用舊人惟孫沔在

言西邊事宜謂祚諒必叛今人謀武備非慶曆時恬不知兵之

比當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移前日所擾我者擾之

論館職兩劄謂取士之失在先材能而後儒孝先吏事而後文

章愚謂儒孝非止館職文章之謂或者公之門庭然歟

翰林學士為內制中書舍人知制誥為外制并雜孝士待制通

為兩制

館職三路進士高科大臣薦舉歲月疇勞

論青苗兩劄有曰田野之民不知周官泉府為何物但見官中

放債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尔又曰夏料錢春中俵散青

黃不接以為濟惠尚有說焉秋料於五月俵散正是至重麥登
熟何名濟闕直放債取利尔乞散錢不取息乞秋料罷而不
散此簡切語也

英宗踐祚恩也乞出共七劄主濮議為呂誨諸
人所攻也謝手詔兩劄蒙宣諭復留也

英宗不自言功也
英宗不自言功也

辭青州劄自亳州得除也辭兵部尚書劄領青州而辭其所除
官也乞青州劄既到青州一年後也辭太師府劄自青州易
鎮時也乞致仕劄到太原申前請也次劄接 太宗時太常
少卿孔承恭年六十一致仕自是歸老頴上而奏議終矣

奏事錄

記仁宗四十年不御爐不揮扇至嘉祐八年設爐火而上矣不豫

濮議

歐公晚年之鬱鬱者被陰私之謗也時議之謗及陰私者激於
公主濮議之力也而公之主濮議采古至集為濮議者四卷
錄其次第又設為或問以發明之然滔滔數萬言皆以禮記
為所生父母降服一語為未嘗因降服而不稱父母耳然既
明言所後者三年而於所生者降服則尊無二上明矣謂所
生父母者蓋本其初而名之非有兩父母也未為人之後以
生我者為父母已為人之後以命我者為父母立言者於既
命之後而指本生之稱自宜因其舊以父母稱未必其人同
此一時並稱兩父母也公亦何苦力辨而至於固辱危身哉
况帝王正統相傳有自又非可當人比耶

崇文總目

易類易三家田何焦顛費直也田何傳施孟梁丘最盛至後漢

陳元鄭衆康成傳費易而田易之及正弼為注亦用卦象相離之經其傳至今

書類伏生所傳為今文尚書孔惠所藏屋壁安國所定者號古文尚書陳隋間孔傳獨行晉梅熙以伏生舜典足其篇唐季明不喜隸古更令文行於世

詩類魯申公齊轅固燕韓嬰與河間毛公號四詩平帝時毛始列于李其後馬融賈逵鄭衆康成皆毛學

禮類漢興禮出淹中后戴諸儒補綴得百餘篇王鄭王肅之徒皆精其學

樂類樂之沿革惟見史志

春秋類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鄒氏夾氏自漢惟二家盛行

于役志

庚夷陵時行程也

歸田錄

太祖初辛相國寺僧錄贊寧奏見在佛不拜過去佛故至今焚香不拜

李庶幾在餅肆中一餅熟成一韻太宗聞之大怒故孫何為第一馮道和凝同在中書和問馮新靴價馮奉左足曰九百和詬小吏吾靴何用一千八百馮徐奉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烘堂大笑

舊制侍衛親軍與殿前分兩司自侍衛司不置馬步軍都指揮使而馬與步自分為二故與殿前司為三衙

仁宗至和二年不豫兩府至寢閣問聖躰見用漆唾盂素瓷盃藥衾褥皆黃純色皆故暗宮人遽取新衾覆其上

內中舊有玉石三清像在真遊殿而大內火遷玉清玉清火遷洞真洞真火遷上清上清火遷景靈景靈懼亟遷迎祥池水

心殿都人謂之行火真君

觀文殿是隋煬帝殿名

張齊賢體肥大飲食至一大桶晏元獻清瘦如削筋卷半餅食之元獻幕客王琪骨立張亢肥大琪謂亢牛亢謂琪猴琪朝亢曰張亢觸墻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一聲

湯餅唐謂之不托晉束皙餅賦已有饅頭之称
淮南糟蟹一器數十蟹以皂筴半挺置其中則經歲不沙愚頃見吳司戶良弼云蟹掩入椒一粒不沙樓院瑛云蟹以夜糟不沙併記於此歐公又載翡翠蓋有金又羣解為小塊紙裹真懷中待熱急擣應手如粉

彭浪磯訛為彭即小孤山訛為小姑而謂彭即為小姑之婿小姑立廟封聖母愚往歲聞平江村落有伍子胥廟訛為姊夫杜拾遺訛為十姨亦塑女形而村民為併廟云嫁姊夫世所

謂神類此者哉

詩話國朝詩僧九人進士許洞會之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鳥之類於是諸僧皆尚筆

筆說

老氏說謂老氏比諸子為簡要愚觀老氏首言道可道非常道又曰可道非道是首破天下萬世常行之理而後來之蕩空者皆從而衍之也又謂其數有人清尤精愚觀其翕張予奪皆揣摩之術也又謂其治人之術為至愚觀其卑退不爭又

富貴貧賤說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獲危幾惟不思而得既得而不患失者其庶幾乎愚謂此公涉世之言

鐘廷說聲在木乎在銅乎果在空器之中乎愚謂此禪家風播

之說也兩物相應造化自然初無可議

學書靜中至樂說不寓心於物者真所謂至人也寓於有益者

君子也愚按寓於有益主李書也君子則自謂也而又有羨

於至人則老莊之說先入為主也夫至人者莊子創為戲言

以薄聖人非果有其人也至人之次為真人其後有秦始皇

魏大武嘗以其名而至人則至今未聞也何羨之有

菊說家菊性涼味甘野菊性熱味苦

道無常名說謂道無常名所以尊於萬物此不可曉愚恐道流

行於萬物間非別為一物在萬物之上也

試筆

琴沈說老莊之徒多萬物以及人情信口有心中說愚不知何說

王文康公戒子弟吾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

佛書數十萬言可教談而及愚謂此之言也佛書初無可言多

作提頭數行且

樂府

皆詭詞也

集古錄

多收墟墓碑間有事迹與史不同者以證史之訛缺自後漢以

來公卿之門生故吏始立碑頌德以伸感慕至唐而子孫立

碑

苟有可以用於世不必皆聖賢之作畫尤作五兵紂作漆器不

以二人之惡而廢萬世之利也篆字出於李斯亦然

梁書言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命周興嗣以韻次之今法帖

有法章帝百餘字有海鹹河淡之類

吳季子墓銘世傳孔子書按孔子未常至吳開元殷仲恭模搨

以傳大曆中肖何又刻于石

碑者石柱耳古者刻石為碑謂之碑銘後世伐石刻文既非固
柱石不宜謂之碑文元稹稱修桐柏宮碑甚無謂也

漢有銀青金紫之號青紫者綬也金銀乃其叩章綬所以繫印
後世官不佩印此名虛設矣隋唐有隨身魚而青紫為服色
所謂金紫者服紫衣而佩金魚耳

李德裕立茅山三像老君孔子母真人而自號上清玄都大洞
三景弟子

本之使額皆唐固者之號

杜復增制見唐遷新禮記

何仙姑衡州人晚年患瘦一衰媼

佛之徒曰無生者畏死也老之徒曰不死者貪生也死生天地
之常理畏者不可苟免貪者不可苟得

附錄

祭歐公文○荆公東坡者極可觀吳充為行狀韓魏公為誌銘
皆與實蘇軾為伸道碑不及也論孔子文不在茲乎而叙及
漢唐文字殊未安語亦有未安處如云秦人雖以塗炭遇之
不能廢也又云嘉祐之政世多以為得不明言得者何事云
歷七郡守歷七郡可矣既曰歷又曰守似贅豈刊本設耶史
傳凡四後一傳文方簡明

事迹○公之子發等所述公平生之行事備焉凡傳誌皆取此
其載唐書成公不肯看詳列傳宋公歎曰自古文人好相凌
掩此事前未有也愚謂宋公文澁語苦歐公不欲分受後世
之譏耳宋公感之益自知其文之不合於歐公也

墻清洞○謝絳遊高山見峭壁有若四字云神清之洞疑古苔

辭自成文

公之子悲知襄州曾布執政其婦兄魏泰來居襄占公私田園

裴抑之坐貶後入黨籍

歐公年譜

公吉州永豐人綿州推官名觀之子四歲而孤隨母鄭依其舅家於隋年十歲借書季氏得昌黎文於故書中乞得之力季焉二十歲自隨州薦名禮部二十四歲當天聖八年以再薦魁禮部三十歲責司諫高若訥不救范文正坐貶夷凌今年三十四范公起為陝西經略辟公掌書記不就三十七知諫院三十八使河東四言麟州不可廢又使河北救降卒幾被殺者二千人三十九坐孤甥張氏置產事出知滁州四十二知揚州四十三移穎州樂西湖之勝將卜焉四十四知應天州四十六丁母憂歸穎州明年歸葬母吉州冬復還居穎四十八為翰林季士兼史館明年上書論宰相陳執中出使契丹五十一知貢奉五十二知開封府五十三充御試詳定官五十四拜樞密副使使明

年參知政事五十七輔 英宗即位年六十爭濮議明年去國六十二知青州始令長子發築室於穎六十四乞知壽州更號六一居士明年致仕年六十六薨

唐文三變至韓文公方能斥掃八代之衰追配六經之作嗚呼亦難哉文公沒未幾俳語之習已復如舊天下事創之難而傳之尤不易故治日常少而乱日常多蓋往往而然矣歐陽公起十歲孤童得文公遺文六卷於季氏弊簏酷好而疾趙之能使古文粲然復興今垂三百年如公尚存時非有卓絕之資超絕前古疇克至此迹其文詞益温而自然暢達夫豈人力之所可強宋興百年元氣胥會鍾之異人固應然尔蘇文忠公繼生是時公實獎掖而與之俱歐陽公之模寫事情使人宛然如見蘇公之開陳治道使人惻然動心皆前無古人矣然蘇公以公繼韓文公上

達孔孟謂即孔子之所謂斯文此則其一門之授受所見
然耳公雖亦闢異端而不免歸尊老氏思慕至人辨繫辭
非聖人之言謂嬴秦當繼三代之統視韓文公原道原性
等作已恐不同况孔子之所謂斯文者又非言語文字之
云乎故求義理者必於伊洛言文章者必於歐蘇盛哉我
朝諸儒輩出孝者惟其所之焉特不必指此為彼爾

慈溪黃氏日抄歐陽文集卷之六十一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十一

讀文集

蘇文

詩

上首作平声押當考又噫去声本飽氣作嘆息用亦當考按狂
子首首以治天下指養其阜也當作上声若平声則别有義矣
大塊噫氣非嘆息當作平声若去声亦別有義

經山道中詩所產本上声噫也作去声押則義訓為淨務与滂
同音本作榜進船也此詩跨涉四五韻不相通者前輩只取
声韻相近則協而易讀不可以近世之程文用韻律之也

清齋二字出七卷惜花篇 蓬香於潛女大銀櫛之名也 罷

亞二字猶之態非非猶名也登玲瓏山詩翠浪舞翻紅羅
亞白雲穿破碧玲瓏又答任師中家漢公詩罷亞百頃猶羅

容十年儲皆用虛字對

次韻沈長官不獨飯山朝我瘦也選據戰性君肥又十卷中有

次韻王鞏泛舟詩沈君清瘦不勝衣邊老便便帶十圍

瘦之對

次韻曹輔從來佳名以佳人此句恰與若把西湖比西子是夫

生之對次韻毛滂芋火對懶殘懶字是作闌字讀俗只用闌

字

論

論八首東坡寫景詠物論說天下事無一不由盡其妙如化工

之賦形萬物至論孔子從先進謂先進為仕進之初論正統

不過虛名篡竊者為聖人同稱而無害而反斥草子貶曹魏

之非恐亦文人之自主其說未必聖人之本旨萬世之通言

也年中庸之不可能固如此哉

策問

謂職官令錄與郡守四者為國家奔祚之委而仕不產者之所

盤桓而無聊此從世輕外之弊也謂郡縣皆土木之像而像

而像安出與南軒記離江堯山之詞合謂土木之像媿然於

上而蔓豆簞簞俯伏以就與晦翁席地以祠夫子之說合謂

妄因秦制不害為漢唐因隋制不害為唐又况積安不事於

彼此當坡老晚年變王氏紛更之弊而言與其所上萬年書

論新法者合然少年策略等說因過於革今其為說亦恐微

過於因惟聖人通其變之說為無弊也

雜文

明正謂自悲者為惑謂人之無為而不悲者為正善於曉人者

也然人情亦安能無悲若頑不之恤又非人情殆類異端之

說亦未得以為正也

揆說論學積薄發自論論道之難見蓋為不務學者戒也
問養生曰和曰安察物之精自得之趣也
虎畏不懼已者其證有二似有此理

謂六一翁均五物為一歐陽子不免寓情於物然亦人之情蘇
子庚之以齊物之說則莊老之學未必歐陽命名之本心也
湯泉七惟驪山居勝絕而坐明皇之累以為抱器適用不擇所
處之戒蓋借以警世爾

字同我異可破世俗以解解經之弊且篆

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蘇軾公畫至於吳道子
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異矣此東坡傳李高識知味之言然
大要馬三君子以重道子

叙說

謂牡丹草木之智巧便佞者也形容精矣然猶以宋庾平鐵心

石腸賦梅花自解而身為之記巧佞之惑人雖明知者不
張湯宜無後以達賢有後揚雄宜有後以盜名無後此特為
補之發揚前人之幽光耳司馬公無後蔽賢盜名者耶雖然
公之言不害其警世

叙顏見釋詩論精實而無枝詞以及世變叙王定國詩論流落
而無怨誅以原古始議論閎涉論詩者可觀也

聖散子治一切傷寒

叙田表聖奏義憂治世危明主之說極高歸之二宗之聖尤高
以賈大傳為比以待來者奉行意味深長矣

孔北海英才孔明王佐張安道崖絕重臣也蘇子引二人以叙
張之文以其皆不求以文鳴非以其人若是班也引伊尹太

公管樂准陰諸葛證范文正公以事業之素定於賦畝材品
雖不同文正真無愧古人者也引孔子孟昌黎證歐陽子以斯

文之可以扶世變然歐陽子闢異端追古作真與昌黎等推而達之孔孟之斯文尚有濂洛在且非此之謂文也其末也復斷自韓愈以下雜引陸贄李翱為比而不復言孔子孟也蘇子雖推本孔孟借以張大之而其劑量則固自有在耶字揚薦以尊已俾自愛重而毋恃聰明後季所當深味焉安自尊大為尊者其說正相南北

表狀

徐州賀河平一聰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此尚散文無異不過言理但取其齊比易讀蓋表啓本如此

表啓

賀坤成節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縑綺豈如散稟以活飢民此類皆說理不求工於文近世表啓文

雖工而理缺矣二十七卷啓三千首皆散文之句語相似而便於讀耳陸宣公奏議牀也

書

上韓太尉謂西漢之裴其大臣守尋常而不務大略東漢之末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正道富公與太尉皆號為寬長者而不可犯以非義

上富丞相書請明公勇冠天下仁及百世天下士不可進說也衛武九十有五猶日箴戒於國明公居其全天下效其偏無棄卓哉校悍者

上曾丞相書謂鬻千金之壁者不於肆坐五達之衢嗚又自以為希世之珍則其所鬻者可知矣愚謂此真善喻而相天下士莫此為切也何近世士大夫鎖刺其門者為上賓而靖退自將者略不過而問耶嗚呼此千金之壁不可得而見珍其

所珍非吾之所謂珍也

上而制書言任法好名之弊

上劉侍讀書言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愚謂人才以氣為主此論得之又言凡所以成者其氣也其所以敗者其才也愚謂此主論之過幾於偏矣氣者人之所得以生才者是以有為之名入皆可與為善是為天之降才亦以其有為故謂之不推此以為天下國家皆以才名之氣養以直則所發剛大故人才以氣為主其實成天下之事者才也遂吾身之才者氣也才氣雖異名二之亦不可分以才為敗是見才於流弊而不見才於本原見才於後世而不見才於古人也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議以官權忘民於極穰急迫之中行寬大閑暇久長之政

上蔡少自主論放欠書言皆更數必而曹吏不許

答安師孟書云吾子既得不驕而日知其所不足以其既第也上韓丞相論災傷云重復於覆則飢民索之溝壑間矣論均稅云民安其舊無所歸怨今用一切之法而民怨始有所歸矣又云其在錢塘每執斷犯監者未嘗不流涕也又云兩浙之民監監得罪者歲萬七千人終不能禁

上文侍中論捕盜賞輕

上文侍中論權監謂禍莫大於作始

答舒煥書言直以下諸書皆道情契不及國事

與朱太虛書說在黃州挂錢梁上日用百五十錢之法武昌山水佳絕食物多賤人情相與之樂善處困者也

答李琮問王天常論叛蠻乞第事可且罷諸將兵獨精選一轉運使及一瀘州知州經書如趙充國之於先零鄧訓之征羌及月支胡李固援益州刺史張喬破滅叛羌倒卒祝良張喬

平交趾而不遣兵此自磨以歲月萬全之幸也初漢永和
中郎將尹就討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遣兵之
擾如此可不謹哉

志朱鄂州書論養子不卒之事甚悉

記

凌虛臺記末句云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于臺之存亡也其論
甚高其文尤妙終篇收拾盡在此句而意在言外諷誅不盡
昔王師席所謂文之韻者此類

中和勝相院記言佛之難成勞苦卑辱非僥倖小民之所樂今
剗其患專取其利治其荒唐之說務為不可知愚謂作院記
如此斯忠於佛者矣

墨君堂記謂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瘞瘠而不辱論竹至此
斯不玩物矣

妙臺亭記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其理到之言可
以發明孟子不立巖牆之說

錢塘六井唐李長源所作清湖中相國井其西為西井西而北
為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為方井為白龜池又北而東錢塘
縣治南為小方共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沈文通絕河而
至美俗坊為南井其疏湧金池為上中下則熙寧五年陳述
古

大悲閣記其中無心其口無言其身無為則飽食游嬉而已是
為大以欺佛者也

超然臺記謂物皆可樂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
有盡無往而不樂者蓋游於物之外也

雩泉記謂吁嗟以來雨而神應之吁嗟其所不獲而吏弗應為
魏於神愚謂此反已之至而求神之本也吾平時哀吾民之

吁嗟神其有不一日哀吾之吁嗟者乎

醉白堂記反覆將白樂天韓魏公參錯相形而終之以取名也
康之說尊韓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矣

蓋公堂記喻人以氣為主食為輔而病藥之過以明蕭曹牧民
於百戰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善乎其揚蓋公之清淨也
繁文之弊至今極矣其禍民殆不減百戰嗚呼安得如蓋公
之說而一沈之

李氏山房藏書記謂昔見書之難而今有書不讀

寶繪堂記論古之嗜書盡有害其國凶其身者君子可寓意於
物而不可留意於物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欲
然捷之去而不復念也

滕縣公堂記謂官室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今日不治後日之
費必倍此論亦居官者所當深察也

思堂記特主無思之說愚謂心之官則思自古未間無思之說

天下何思何慮言理有自然不待思者

也不思而得言德盛仁熟不必思者也如朋從爾思而不
學之類則戒人之過於思也思不可無也東坡才高識敏事
既立就而又習用道家之說以愛惜精神為心故翔言無思
非孔孟教人意也自得之趣不可以訓者也

石氏畫苑記子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為其似也似猶可貴况其
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吾畫筭也所不見者獨鬼
神耳當賴畫而識然人亦安用見鬼此說正合愚素心欲宣
之言而莫能者敬書以破世俗嗜畫之癖

碑

李太白碑陰記東坡奇才逸筆簸弄千古甚至武王不見怨而
李太白之失節孔北海之無成獨拳拳痛惜披拭而大書之

蓋其平生備歷危難萬變不懼專以氣為主二子亦負其奇氣而不幸者神交千載共一大忌也

表忠觀碑先王之志我則行之匪私于錢惟以勸忠此等識高

作到發明精切錢王功德真有如東坡所言者非過也歐陽

公作五代史反加譏詆雖頌言其美史責其全不可例論然

唐末五代下肝腦塗地獨錢氏全護百萬生靈之命若無

事時越五十年未嘗失臣節而例以僭亂之儔略無旌別於其

間不已乎征賦之重當是小國事大外治軍旅戰爭之世

賊其財而全其生有不容不然者此豈可以承平事責之哉

我宋混一而後可以薄賦此太祖救民之功所以為大

矣

宸奎閣碑論懷璉指佛之妙而孔老合者以寤仁宗此論恐

當於本原上觀若徒以言之偶合者則東坡嘗謂六經字句

義異不可牽掇矣何乃不充其類耶賜龍腦鉢孟對使者焚

之而用瓦鐵此則璉能自守其法然辭之則可焚之者慢上

以取名也理亦未安○函胡二字出石鍾山記

傳

陳希亮公弼傳公平生不肯為墓誌而自輯公弼之遺事為之

傳公弼之剛勁敏決有大過人者然學公弼不成吾恐其為

到都之流道德之味無餘也讀是傳者又不可不內自省方

山子傳則公弼之幼子名慥官不及而以乃父遺風放浪山

澤者耳非蘇子之善形容一介之豪何以垂名後世耶

青詞祝文

清詞祝文皆以情為神語

行狀

溫公德業二王佐坡老文章萬古奇凜又貴編生氣在史迂而

不固無之

神道碑

富鄭公神道碑以公使虜比遂公澶淵之功為 宋興百年安

靖二公之力偉論也

趙清獻公神道碑謂在官守不專於寬在言責不專於直善觀
人者

溫公之得人心生榮死哀自堯舜三代之佐皆無其比者何哉
嗚呼事蓋有因變而彰者矣王安石行新法天下苦之公以
爭新法不便辭樞副不拜退居洛十五年人心感其我愛而
悲其身之退者為何如一日 二聖臨御順民心之新欲相
而相之凡天下之所善於安仁者一洗而盡人心之鬱於久
望而決於一遂者為何如望之十五年之久慰之一日之頃
而俄薨背於三月之遽人心之伸於久鬱而驚其忽逝者又

何如嗚呼溫公之得人心蓋有因事變而彰者矣堯舜三代
之位始終尚天下相忘於無事帝力且不知其有况相臣乎
蘇子不此之言而歸之天要其歸皆天地其論高矣公之事
業不於安石欺 神廟之日而伸於 二聖更新法之初蘇
子不特歸重 二聖之進用而尤歸重 神廟之深知尤高
論哉

墓誌銘

范景仁墓誌銘形容景仁之潔已焉君實之救世同科非蘇子
其孰能察之

四十卷皆記偈佛家語

後集

銘

鼎銘謂禹鼎為用器此灼然考見始末之論

雜文

外曾祖程公逸事直寃獄報應可為世訓

剛說辨太剛則折云士患不剛耳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此論

其壯

續養生論載鈇虎承龍之說

策

擬策剴切而忠厚蓋東坡晚年閱變既深之文

志林

蘇子謂武王非聖人孔子所不敢言也謂孔氏之家法孟子軀始
亂之儒者所不忍言也謂荀文若為聖人之徒自昔立議論
者無此言也於武王孟子何損於荀文若何益獨可為蘇子
惜耳

謂周之東遷為一敗而驚曰宅歷舉避寇遷都未有不亡不即

亡未有能復振者為證可為萬世明戒矣我朝陽九之厄所

失幾河北三數郡中原固自若也汪黃謀難駕而南宗忠簡

二十五疏力請還京而不見听忠簡憂死中原始矣可不痛

哉

謂秦遠交近攻以次取齊為巧空國以幸楚為拙雖涉權術亦

名言也

謂秦罷侯置守為時所趨可矣以柳宗元之論為萬世法恐主

之已甚也昔五帝三王以盛德為天下共主而听其人之自

治秦始皇力戰而兼有之尺布斗粟皆輸王府矣顧以帝王為

私秦為公孰公孰私耶

論楊雄譏子胥種蠹為兒童之見愚謂雄譏種蠹不強諫則過

矣子胥以楚臣子而鞭荆王尸築館之事是預弒逆之謀也

譏之未為過又以論商鞅弘羊之功為史遷大罪此固有感

之言然亦足為萬世警

增勸羽兵義帝使為楚謀欵事成增置羽何地為羽謀欵又將
置義帝何地故羽欲成事勢不得不殺義帝既殺義帝則身
犯弑逆之名勢不得不亡增之拙謀莫此為甚而蘇子以論
增之功既設矣增實事羽為君義帝不過增所假設以欺人
者乃謂增与羽比有而事義帝力能誅羽則誅之何哉

論春秋戰國之士為天民之秀傑而失職者善觀世變作亦足
以見東坡曾次宏開闊足以包容天人之士然戰國世變難
以常論而士之淪胥其間往往多盜賊小人之為若盡以為
天民之秀傑則恐大過顧天下紛擾政教莫施士隨時以自
媒亦難以當世事責之耳

古有攝主秦漢以來以母后攝此論其精定以破歐陽子隱公
非攝之說

鄭子華論備載不以疑忌殺人者為盛德事其說甚厚有補特

來

表狀劄子

謝除兩職兼禮部尚書表說講孝事老成忠切極可玩

啓

楊州到任啓但未歸田之須臾猶思報國之萬一警語也

書

杭州上執政兩書揚州上呂相書論災傷民事婉切動人愚謂
古今善言天下事如賈誼之宏闊陸宣公之的切蘇子瞻之
暢達皆間世入豪天佑人之國家而篤生者也

合謝李廉一書論辭達之說謂揚雄以艱深文淺易太元法言
皆瑣蟲者而獨悔於賦

荅劉沔書議文選

記碑

通惠泉記謂長安昊天觀井水與惠山泉通
韓文公廟碑非東坡不能為此非文公不足以當此千古奇觀
也

墓誌神道碑

文定公遠識雅量不動如山可謂國之重臣矣而蘇子之銘公
首曰大道之行士貴其身維人求我匪我求人然則公之所
能不動非以是哉有志之士蓋亦知所用力之地矣

滕元發墓誌銘王子立墓誌銘寶月師陸道士墓誌

趙康靖公集神道碑又首論我朝以仁為家法一時卿相大臣
含垢匿瑕氣象使人為之鄙吝消釋就館漣水以卻餘慶不
法而去之已足占其平生所到及身為漣水捐公帑之利歲
免殺魚十餘萬此其一念之仁又如何哉

釋教

東坡為儒者言論天下事明白如見為佛者言談苦空法苑轉
無窮惟以儒證佛則不可曉如南華長老題名記援子思孟
子之類是也

奏議

東坡平日議論多雜佛老獨議李校頁李書斥士大夫主佛老
之為非可不謂忠於告君者哉

買燈狀內帑所儲孰非民力最為警策語

上皇帝書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三事忠厚婉切東坡平生喜
功之念於是一掃於懲戒王安石新法之餘矣再書亦極痛
快如曰是非邪正兩言而足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
欺天下哉此論痛快犁然當心不待朝廷行事為然人生一
幸動以上皆可反觀矣

京東除盜狀欲權免二百斤以下監稅庶幾盡亦反其本者不疾惡於末流之弊而已也

徐州上皇帝書及山川形勝久長太計區區於簿書期會之間者可以觀矣

乞醫病囚狀具載治平手詔漕盜劄子折衷其說母坐獄官罪而謀醫病者功罪

在登州日乞還水軍以禦戎乞罷權監以弭盜給田募役狀乞母取役法寬剩錢而陳差役五利二弊條合行

十二事

乞免給散清苗錢辭狀有云農家量入為出縮衣節食雖貧亦足若今分外得錢則費廣何所不至不可設法網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續之患以萬乘君父之尊而負放債取利之說皆痛切之言也

論每事降詔約束狀謂天子以天無言而治大事以言在三代

為訓誥誓命漢以下為制詔皆所以鼓舞天下不輕用也今一事一詔褻慢王言莫此為甚願重惜王言待大事而發則

天下聳然敬懣

辨館職策問第二首備述而溫公爭役法事

論鬼章凡四狀謂阿里骨董德威臣偽書求立執政不審輕授

節鉞而鬼章叛今雖得鬼章不足輒賀亦不可輕殺當其為溫溪心共討阿里骨所謂以夷狄攻 又且乞戒邊吏毋屢

郡縣諸羌之地使兵連無窮可謂精密之見矣

樂祖洽狀元也初考官定第三等覆考官定第五等時東坡為

編排官亦奏乞黜落然則一日之長定於風簾燭影片時之下特寄於幸不幸耳科甲何足以論天下士哉

知貢舉備奏巡鋪內臣推辱孝子而巡鋪始於練亨父為試官

凌忽致喧闕而然欲立法羅織幸人者罰之

諭恩榜得官貪冒者衆經明行修請記者衆並行發罷廿甲寫
出聖意今著定令則非矣

富弼母在殯 仁宗罷春燕

災沴狀說容范小人極切

周禮乞用安石配享 神廟東坡悔奉自効力言小人不可復

縱之狀

乞賜州學書板狀惟恐養士之不廣近世為師儒官膏又然惟

務限節立子者可以觀矣

提額益額章禁勘而人戶並納好緡符禁賦之要領也

乞度牒脩解字狀云孫沔作中和堂梅堯作有美堂堯襄作清

暑堂皆務創新不肯脩舊言乎足以窮官解新壞之原
矣

論高麗進奉狀得光武開王闕之意相如張鷟輩小人生事夷

狄必弊中國者當愧死地下也

論役法狀辨差役雇役利害明白

奏西湖不可廢五事及申省六條既開對以復湖復南開江潮

不得入臨橋河而引湖水入清湖河者凡五道以相灌輸可

為杭州萬世功矣

奏戶部勾取度牒狀云不惜飢民而惜此數百紙度牒借毫毛

之費致立山之損

應詔論四事狀有云民之疾苦州縣官日夜殘傷其肌體散離

其父子破壞其生業為國歛怨而了無絲毫上助國用其人

市易力抵當積欠監錢產業當酒揀下緡除欠錢數因雖多

皆是空文放之則損虛名而收實惠不放則存虛數而受實

禍三五年後勢窮理盡不得不放當此之時亦不得謂之聖

恩矣

奏浙西災傷預於七月起請乞准來年賑濟其貼黃有云豐熟不須先知人又爭奏災傷正合預備相顧不言旨或言乎東坡陳乞痛快警切性又類此至云如遂司以謂不須準備即令各具保明結罪此則東坡之智所以防人之罔奏者也乞禁商旅通外國狀備載慶曆以後編勅而許聽番國商販自元豐八年始

相度準備賑濟以云所乞數目雖廣而所輸錢數不多若待飢饉已成然後垂救則所費十倍無救於事凡四伏第四伏云開春總見米價增長便將義倉常平米賤價出糶但市價不長則一郡之民人人受賜

乞稽管錢氏地利考錢修省朝奉又忠厚之意見於言外奏開石門河以避浮山峻用侯臨之策也奏鑿吳江以疏太湖

之益繳軍鑄之書也集衆義以利用無窮用心之廣大如此

乞郡兩劄平生出處莫詳焉惜其氣之未平耳

軍鑄論吳中水利大略謂譬之一白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通太湖發瀆則脈絡張發也吳江則足也五堰以上受官欵池陽九江之水使入蕪湖百瀆在宜興今存者四十九條自西堰之下衆川由荆溪入震澤注于江以入海地傾東南其勢然也自慶曆二年欲便糧運遂築北隄橫截江流五六十里遂致震澤之水常溢今欲泄震澤之水莫若以吳江岸鑿其土為木橋千所以通糧運而隨橋開交廬為港走水

奏聞衆狀檢會編勅諸與販斛斛雖遇災傷官司不得禁止乞備賑齊狀常平錢米只許糶糶以平市價全活自衆若召募工役及依乞丐人例給與則本錢日耗乞立法不得支用

汝陰尉李直方捕盜乞酬賞

論理積欠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為

縣胥食邑戶水旱不肯放稅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

實檢放無異明堂赦放非獨失信於上帝所在轉運提刑皆

以摧欠為先務不復以卹民為意蓋函矢異業所居使然轉

運司隔州差官覆按使官吏畏謹不敢及實檢放小人淺見

只為朝廷惜錢不為君父惜民 鬼借出戶論積欠等字

論綱稍欠折狀載劉晏以一千貫定船賦五百貫為千繫人欺

隱之資至程侍御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一隻具堯卿

又勘會每船物料估給無復寬剩始敗壞而餽運不繼天

下之大計未嘗不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也今

糧綱欠折因點收稅刻剝得糧綱稅錢一萬貫而今朝廷

失陷綱運米三十萬石

乞罷稅務賞格謂人人務為刻薄以希歲終之賞

乞罷宿州修城謂妨墳墓六千九百所乞免五穀力勝稅錢謂

以物向人物尽而止以法活人法行無窮

奏內中車子爭道謂女不當為齋祠

論高麗買書利害謂東平王子求書漢大臣不予晉韓起買玉

環於鄭商人子產不許今若許買則文書山積於高麗而雲

布於契丹使敵人周知山川險要邊防利害為害至大不可

許

上圓立合祭六議謂祀上帝則地祇在焉分祀有二不可復至

不可率大眾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神祇所素歆動則有

吉凶禍福三也

乞改居喪婚娶條謂釋喪而婚鄰於禽犢 奏馬散不可弄出等謂三季凡有進獻文字先經長貳者詳可

否其非子產不毀鄉校魏相去副封之意也

上進陸贄奏議謂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曾道而才不疎

詩賦論題備錄上下全文始於元祐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東坡

奏請不掩其所不知也無書不記如來坡而待士之寬如此

已則淺孝而阻難他人者可觀矣

赴定州以不得上殿朝辭遂上書勸勵 臣觀動守安穩萬全之

策 謂戰兵尚不足於守謂保中不可驅之

強虜為鄰自守骨肉實塞皆處必爭

再狀乞修葺此社時勢丹已為達觀

乞將陳損米乘幾年備實上戶賑濟何

之擾以陳損而求易新到官軍民矣

乞修北嶽安天元聖帝廟 定用曲陽縣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歷叙 神廟朝諸臣用兵次第薛向為橫

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師徒喪敗方且以敗為耻於是上

詔構禍於熙河章惇造譽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皆因弊

腹心取無用之地以為功故沈起劉翥復發於安南使十餘

萬人暴死十六五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喜於一勝

凱捷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

骨絕於餽餉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声不得

而聞也譬猶屠殺以為膳羞食者其美死者其苦况用人之

命以為耳目之觀乎其言哀痛切至真可為萬世人主好用

兵人臣好生事者之戒

代勝甫論西夏書臣僚欲用兵西方醫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
臣願陛下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為得也
代李琮論京東盜賊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使

部內陰求豪猾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
兵或家富於財而好施皆召而勸獎使以告誦自效但能按
擿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每州搜羅得二三十人即耳目徧
地盜賊無容足之處矣

呂誨記溫公以後事無一言及家私惟云朝廷事尚可救願
公竭力

內制

安壽乞外郡不允榮親莫大於功名養志不專於甘旨

繳文彥博呂公著免拜劄子禮經八十拜君命者一坐拜至謂
傳命而拜非朝也然則不免周天子賜齊桓公昨曰伯父
老至老無下拜謂拜於堂上非不拜也然且不敢鍾繇以足
疾乘車就坐疑若不拜然無明文馬燧延英不拜蓋臨時優
禮祖宗朝如呂端老病亦止臨時傳宣不拜○生擒鬼章

奏告歸功

祖宗○批荅文彥博乞致仕○奏帖呂公著呂

大防范純仁制○端午帖○阿里骨詔苗授制○太后手詔

裁減蔭補○錫宴樂語

外制

王安石贈太傅制司馬公韓維三代封贈呂惠卿責授皆題之
顯文賜者可法也

和陶詩

頽瀆之序謂東坡責君儋耳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謂子
瞻嘗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不為若似皆非所宜言述東
坡之論陶詩謂質而實綺麗而實腴則名言也

陶詩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等句真機自然直與天地上
下同流東坡擬和至盡未免有心矣然憂患之餘有感於淵
明之自適其適者意在言外不為詩發也君子讀其和詩而

悲之

暫聚水上萍忽散風中雲二句見第四卷和而殷晉安詩

淵明桃花源記叙武陵人自云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

乃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特其地深阻而外人間隔耳非有

神異東坡載蜀青城老人村險遠不識蓋晉亦桃源之比仇

池世稱福地而王欽臣嘗奉使過之有九十九泉萬山所環

可避世如桃源然則世有增廣桃源之事為神仙者甚矣其

好怪也使果神仙安有不知今為何世而待問漁人者乎

東坡之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至其混浩流轉曲折變

化之妙則無復可以名狀蓋能文之士莫之能尚也而尤

長於指陳世事述叙民生疾苦方其年少氣銳尚欲汎掃

宿弊更張百度有賈太傅流涕漢庭之風及既懲創王氏

一意忠厚思志天下休息其言切中民隱發越懇到使聲

廊崇高之地如親見閭閻哀痛之情有不能不惻然感動

者真可垂訓萬世矣嗚呼休哉然至義理之精微則當求

之伊洛之書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歐陽文集卷之六十二

慈溪黃氏日抄類彙卷之六十三

讀文集五

曾南豐文

詩

星宿之宿作入声押韻見第四卷山水屏詩云爭險挂星宿
麻姑山送南城羅尉詩可與歐公廬山高為對

霧淞音夢送齊地寒霧凝木上如雪之名見第七卷冬日詩

論議傳叙

唐論歷數三代以後惟太宗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有治天
下之效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在末備也歛多就寡文極有
法然太宗之未得與先王並者亦其貫德之有媿耳實德不
先王法度則古今異宜豈必一一先王耶

為人後議謂不當絕本生父母之名也謂濮議發耶然亦止論



也要必存本生之名可也

漢師入經大統又別

公族議謂袒免以外盡當衣食於縣官意則厚矣恐礼法不無等殺而先王未嘗以天下私其族耳吁如民生何

講官議謂古礼於朝則王及群臣皆立無獨坐者於燕則皆坐無獨立者坐天者師所以命弟子而譏當時請坐講者為非

是欲以古制律今而講官以弟子礼命其君耶

救災議以頓予民不朝夕食之其說佳

洪範傳布置大抵與荆公相類

太祖皇帝總叙謂漢高不及者十事自二代以來發亂之主未有及太祖也元年戶九十六萬末年二百九萬至元豐年一千三百九十一萬於亘會稽露生民之澤深矣

序

新序目錄序謂劉向所序三十篇隨唐猶存今所見者十篇最

為近古而不能無天

梁書目錄序梁六紀五傳史官姚察之子姚思兼所成南豐

之為此序辨佛患梁為甚而佛不能觀聖人之内

列女傳目錄序劉向以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多自放作列女傳

篇曹大家為三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為十五嘉祐中蘇

頌復定為八篇南豐疑此傳稱若昔拍舟大車之類與今詩

序不合蓋不思今序篇宏所作出向之後也

礼閣新儀目錄序新儀二十篇章公肅記開元至元和變礼南

豐謂人之所未疾者不必改也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何

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余謂此名言

也

戰國策目錄序舊缺十一篇南豐訪得之而三十三篇者復完

且謂此書論詐之便而蔽其愚言戰之善而諱其敗有利焉

而不勝其害有得焉而不勝其笑亦名言也

陳書目錄序陳書六紀三十傳亦姚察姚思廉父子所成南豐謂兼權計明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邪臣溺廢妄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莫非自己致者而士之安貧樂義亦不絕於其間

南齊書目錄序江淹嘗為十志沈約又為齊紀梁蕭子顯別為此書凡五十九篇南豐謂其改折彫刻而文益下

唐令目錄序凡三十篇以常真定取官以府衛設師徒以口分永業授田以租庸調賦役南豐謂庶幾乎先王之意

徐幹中論目錄序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漢魏之間魏太祖旌命之不就獨考六藝推孔子孟之旨為中論二十餘篇唐太宗嘗稱其復三千年喪一篇而今無之則所存二十篇非全書也南豐謂其不合於道者少

鮑溶詩集目錄序劉向所序凡二十篇南豐謂所取往往不當於

李白詩集後序白蜀郡人遊江淮娶雲夢許氏去之齊魯入吳

至長安明皇召為翰林供奉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涉岐邠

歷商於至洛陽遊梁最久復之齊魯南遊淮泗再入吳轉金陵

上秋浦潯陽則庐山永王璘以偽命逼致之璘敗白奔宿松坐

繫潯陽獄宣撫崔渙與御史宋若思驗治謂罪薄薦其才不報

流夜郎遂之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復如潯陽族人陽

冰為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四舊史稱白有逸才志氣

宏放飄然有超出之心南豐稱其實錄詩舊七百餘篇宋敏求

廣至九百餘篇南豐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

宋大夫集後序南豐之祖也事太宗真宗

王深甫文集序深甫王回也福州候官人家於穎嘗登第為主

簿即棄官弟向字子直罔字容季兄弟皆以文章名皆南豐
序其文荆公稱許之亦然

范貫之奏議集序貫之名師道事 仁宗為言官其子世宗集

其奏議十卷南豐發明其遭遇之盛云所以明先帝之盛德
於無窮也墓則清獻趙公為誌

王平甫文集序平甫文百卷南豐許其兼文與詩之工可比漢
唐之盛不得志於時而求於內

其文集序幾聖名至錢塘人最為韓魏公所知其子浚明
集其文二十卷屬南豐為序

其詩序撫州通判林君當早蝗作軒而能詩者賦之

序越州鑑湖圖湖周二百五十八里漢順帝永和五年毛滂所

創南並山北屬漕渠東西距江溉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田
九千頃宋凶民始有盜湖為田者祥符間二十七戶慶曆間

二戶為田四頃時三司轉運司猶切責州縣復田為湖治平

間盜者八十餘戶田七百餘頃而湖幾及矣自此蔣堂杜杞

吳奎張次山乃約范師道張元長張伯玉陳宗喜趙誠等各

為之計而廢日甚蓋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

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 為田太守孟顛不聽又求休蝗湖

為田顛又不聽此湖繇漢接錢氏不廢而今乃自廢豈非苟

且之俗勝哉今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已饒不知湖及

廢則湖之田亦旱矣謂湖不必濬者曰益堤壅水而已不知

會稽得尺山陰半之必也禁民為田而歲以農隙濬湖則蔣

堂以後諸公成說具在故南豐具載之以待來者其事可載

因史而其文可成誦云

類要序晏元獻起童子至宰相在朝廷餘五十年常以文章謀

議為已任其子知止集其書名類要云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記說謂古之養其外者畢備琴其未嘗去
右左者也而又內當得之心蓋南豐之孝如此琴者洪規字
方叔

張文叔文集序文叔名彥博常從南豐游其文未嘗
輕出其後
其子仲偉始求公之序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謂此館閣之禮而他司所無
齊州雜詩序此公為齊州時詩也愚按公詩多齊州所作有欣
焉安之之意徒為他州詩不多作雖作不樂之矣豈齊其壯
年試郡而後則久困於外不滿其當世之志耶

順濟王勅書祝文刻石序謂龍也
叙盜賊凶年人食不足之意

贈黎安二生序一一生蓋東坡薦於公者說迂闊之弊死轉可佳
送周屯田序言古之致事而歸者有養然今之士不必以動其

意

送江任序論仕於近土知風俗之意甚悉

送劉希聲序言至道當不息

送李材叔知郴州序辭仕南土者不安之心

送趙宏序謂平寇在大守而不在兵前輩謂此文峻潔

送王希序叙江西游覽之勝謂見西山最正且尽者大梵寺之

秋屏閣

王無咎字序謂人欲善其名字而未嘗善其行

送蔡元振序謂古之從事皆自辟而今命於朝然惟其守之同
者多矣為從事乃尔於朝不尔者其幾耶

書

上歐陽季文書謂韓文公以來一人而已又書謂食民之食者
兵佛老也兵擇曠土而使之耕佛老止今之為者舊徒之及

也不日矣

上蔡亭上書又薦王安石謂文甚古行稱其文知安石者尚少公亦以此薦之歐公又進其文

上齊工部書部使者數十萬家之命也豈輕也哉

與蘇司判書孔宗曰策費高必反及反乃死之請白其事

寄歐陽舍人書公謝其為先祖銘墓也理密文暢可觀

與王介甫第一書報以歐公賞其文也云歐公更欲足不少開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模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

與介甫第二書云謗議之來誠有以召之又比聞有相曉者是下皆不受之余謂此乃謂公忠於介甫之言也

謝章孝士書自謂不能收身於世俗之外力耕於大山長谷之中以其饘粥之養魚菽之祭以其餘日考先王之遺文竊六藝之微旨以求其志意之所有而足其自樂於已者顛反去士君子之林而夷於皂隸之間捨自肆之安而踐乎迫制之地欲比於古之為貧而仕者可謂妄矣愚謂此公道其中心所存者公之慨然又其答表陟書云有可仕之道而仕不仕固自有時其之家苟能自足便可以處而一意於孝父與王深甫書叙情尤悉雖然力踐固存乎人

答王深甫論楊雄書公謂楊雄處王莽之際合於箕子之明夷常夷甫以謂紂為繼世箕子乃同姓之臣事與雄不同又美新之文恐箕子不為也公辨之曰雄之辱於仕莽非無耻也在我者亦彼之所不能易也愚按雄本漢臣既身受賊莽之為命而又稱頌其功德則為雄者皆易於莽矣南豐所謂莽

所不能易者指何物耶又王介甫謂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夷甫謂雄德不迨聖人於仕養之際不能無差公復辨之曰孔子之無不可孟子所謂聖之時也雄亦為太文雄稱湯然肆志不拘筆考愚按孔子無可無不可恐不可獨指其無不可流蕩然肆志是直小人之無忌憚而可謂其似聖人耶南豐大賢而議論若此所未諭也

福州上執政書援詩以述養親之意文甚賅

記

仙都觀三門記此記志鵝湖院佛殿記略同皆以正義斥異端有之益

禿禿記記孫齊溺髮龍殺子之事文老事覈尤卓然為諸記之冠視班馬史筆殆未知其何如耳

醒心亭記為歐陽公守滁作灑然使人醒者也

繁昌縣興造記太宗取宣之二邑為太平州而繁昌在焉繁昌自唐昭宗為邑百四十年當慶曆間夏希道邑治始大備云墨池記池在臨川城東之新城池之上今為州李記曰夫人之有一能而後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壯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

宜黃縣李記記有云務使人人孝其性此語似當審也

南軒記說隨所處而樂之意淡靜有味

堯率院記說異端無常業所享已封君不如而或反傾府空藏而奔而之

擬峴臺記模寫甚工前輩取以為文法者也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發明魯公切實無餘蘊

歸老橋記為武陵柳侯作說人情之歸休甚佳

尹公亭記尹洙嘗謫隨州結芳為亭其後知州李禹卿增大之

廣德湖記湖舊名鰲脰源出四明山引北為漕渠東北入江鄞西七鄉之田仰漑焉大曆八年縣令儲仙舟更今名員元元年刺史任侗治而大之中之後有請為田者御史李後素驗視得不廢刺史李敬方與後素刻石見其事謂湖成已三百年則湖之具在梁齊之際欽淳化二年民盜湖為田至道二年知州立崇元復之自太平興國以後民冒取之天禧二年李夷庚又復之天聖景祐間民又請李昭為郡言其事請者始息康定間張响為令築隄九千一百三十四丈為堦九埭二十亭二植柳三萬一百愚按陂湖水利長吏急務公通判越州記鑑湖及守明州記廣德湖皆根極始末其一念在民為何如秦論當國時樓昇守鄉郡乃廢廣德湖至今反不若鑑湖猶有遺迹惜哉

齊州二堂記歷山堂以舜所耕之地灤源堂以春秋桓十八年

所書之灤在焉考地理甚精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春秋之世曰雎水其後曰夷水又曰蠻水白起壅水攻楚遂為渠本朝孫承復之民賴其利

徐孺子詞堂記詳孺子處亂世之義

道山亭記備述七閩之險而閩中獨夷曠城中之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仙山北曰粵王山而道山亭者閩山登覽之地也

作於程師孟

越州趙公救災記救荒之委折備焉

制誥

制誥多平易特散文之逐句相類者耳擬制誥則備言新更官制之意此為王介甫代發明者也

表

表多平澹說意

疏

熙寧轉運對疏勸講孝而得之於心

劄子

移滄州過闕上殿謂自民生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且引詩而
言之曰歌其善者所以啓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
之謂愚於是知公愛君之意深矣然與警切規諫者恐又別
是一弊

請令長貳自宰屬官引書固命及陸贄之說為證且曰非惟搜
揚下位亦以閱試大官

請令州縣特宰士引歷代為證其悉令通一藝以上充都事主
事掌固之屬以士易吏也謂之特宰之士愚恐風俗未易革
弊或益甚耳

請西北擇將東南益兵愚謂西北擇將如太祖法可也東南

兵恐未易言也兵豈在多也哉

議浮費謂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一萬餘員治平總二萬四千
員則官倍於景德景德郊費六百萬里祐一千二百萬治平
一千三十萬則郊費亦倍於景德使歲入如皇祐治平而費
如景德則省半矣

請減五路城堡謂將之於兵猶突之於基所保者必其地所應
者又合其變故用力少而得籌多昔張仁愿度河築三受降
城相去各四百餘里首尾相應減鎮兵數萬所保者必其地
也仁愿之建三城皆不為守備曰寇至則併力出戰回顧猶
須斬之自是突厥不敢度山所應者合其變也愚按此說精
於益兵之說而請可續誦

再議經費謂臣待罪三班按國初承舊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
為二班員止三百至天禧迺總四千二百有餘至于今迺總

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蓋景德倉穀已十倍於初而今殆三倍於景德吏部東西審官與天下他務尚必有近於此者浮者必求其自而杜之約者必本其由而從之請改官制前預習行事務此從吏新制之一端也劄中舉吏部言之以槩其餘此外又有請整齊版籍之劄又請以新制如周官大典為書然恐泥於文為矣六典果皆周公之書乎史館申請二道別有英宗實錄院申請搜訪條例皆為史者當知

訪高麗世次夫餘王得河伯女生采蒙居紇升骨城號高句麗以高為氏傳子如粟至孫莫來當漢武元封四年為縣光武建武八年朝貢莫來裔孫宮復為王十七傳而至德武為安東都督至後唐同光王成問廢入貢明宗長興三年再復拜其主建為王建生武武生昭當建隆開寶來貢昭生仲生澄

生誦生詢迺立詢當真宗時入貢九蓋公參之國使如此論中書舍人錄黃書黃不書檢中書舍人稱臣書名於檢而侍郎押字自後舍人遂不書籍尋故事未有可據而然也議邊防給賜士卒只支頭子真宗東封二司使丁謂奏令殿前都指揮使曹璨各與頭子使兵士骨肉於各州請領任明州日有高麗東託羅國人失風奉旨安泊昭管

奏狀

奏乞推恩狀潘興嗣五歲以父任得官二十二歲授德化尉不行朝廷察其高以為筠州推官不就今年五十六欲照徐復王回孫李觀例官其子又吳中復閑逸陳樞不磨劄皆公為州時薦之朝者

乞賜唐六典狀唐初以尚書中書門下三省預天下事至六官所主則一本於尚書開元十四年張說罷中書令為尚書右

丞相不知政事自此政歸中書而尚書但受成神廟印六與賜近臣其書稱中書令張撰疑張九齡所為不過述先代遺法時尚書已不得其職矣

福州擬貢荔枝狀興化陳紫福州江綠興化方紅又陳家紫小陳紫宋公荔枝周家紅泉之籃家紅漳之何家紅泉之法石白福之錄核圓丁香皆以次第著錄其外有虎皮牛心玳瑁疏黃朱柿蒲桃蚶殼龍牙皆以形名之出福州冰荔枝密荔枝丁香荔枝雙髻小荔枝有珠荔枝無核荔枝所出下一十六娘或謂閩王女好食此而得名将軍荔枝五代時有此官種之釵頭荔枝以其小粉紅荔枝以其淡中元紅以其晚右二十品無次第一品紅言極品也在福州宅堂狀元紅言第一也出福州報國院

明州擬辨高麗饋送狀欲示小國以廉直實其力

辨修五朝國史以非一人所能辦

啓

平易不華文言之正也

祭文

祝文

詞

祭歐公與王平甫二篇注意祭黃君者歎其不遇有味也

二十九卷之四十皆官時初晴謝雨等作

蘇明允哀詞二蘇請公為之銘則請之歐公

墓銘

虞部臧公誌銘公舜臣也綸之子知太湖縣言賦茶之苛歲用萬杖碩棄切採知撫州有祠號大帝者百餘悉除之南豐言其善德以比唐柳氏舜臣之子師道亦公為銘

都官陳樞誌銘今旌德州有所賦調獨曰非吾土所有也爭或至十反州聽然後止南豐曰今所試者大則其事可勝傳耶

翰林學士錢藻誌銘公錢王後自和徙蘇清約終其身

刑部王逵誌銘里胥捕罪人殺之君求其情為奏謝得不死府

史馮士元家富鳴諸貴人君治之竟其事李京為諫官劾君

及京罪斥監鄂州稅君為湖北轉運曰前李君職也於吾何

負哉與之歡其京死又力賙京家奏官其子

司封孔延之誌銘廣西歲糴六百萬石實不過能致數十萬石

君計歲糴二十萬而足高其估以募兩販不糴於民儂賊平

南方補虛名官者八百人皆弛役而役歸窮下君復其故君

孔子四十七世孫三子文仲武仲平仲

都官曾誼誌銘建昌南城人其家孝者自君始其家故貧罷吏

歸常闔門君或日吳不得食同賤欲增賦役錢爭不得自請

罷去

王容季誌銘容季各同與兄曰向皆以文名當世南豐為之序

曰此三人者皆世不常有籍令有之或出於燕或出於越又

不可以得之一鄉一國也未有同時並出出於一家如此之

盛若將使之有為也而不幸輒死皆不得至於壽考以及其

材是有命矣而命之至於如此何也愚謂此文之宛轉妙處

故特錄之

都官舒元衡誌銘此篇論世衰之際文字可法

比部李不誌銘叙勢舊與其起家處可法

職方蘇亭誌銘君東坡之祖也東坡請公為銘初蘇祐生唐季

至成都遇道士屏人謂吾術能變化百物辟不顧祐生泉以

好施顯名泉生序好讀書歲凶賣田賑鄉里屢膺初立州縣
李士爭欲執事李中君獨戒子孫退避序生漁漁莫以進
士起家仕至都官洵即老泉云
庫部范端誌銘為江都令會歲旱知揚州張若谷遣吏視民田

他吏還者白歲善君還獨白田實草若谷不是之君持旱苗
力爭乃卒是君所白監雲安軍益并議蠲益課以數萬
張允中誌銘允中名待所與遊喜窮及其是非得失非其遊遇
之温温惟謹

殿中丞徐元榆誌銘唐之亡揚行密有淮南称吳海州人徐温
為吳將有功温死其養子知誥遂弋揚氏有江淮之地称唐
復姓李氏名昇温已子知諫生遂遂生元榆世事李氏宋受
命停李氏元榆亦隨之歸京師死公既序其次弟而復
為之言曰盛衰之變向其速也然自前世無不若此富貴之
不可以久恃亦何必異也而在之不安其命者方在義挈又
以覬幸而偶得之者又熈又恐失之是豈可以常處也哉
都官王益誌銘益即荆公父也督稅未嘗急貧答罰惟憂劇則
子七人安仁安道安石安國安世安礼安上

衡尉金君誌銘君兄弟皆奉進士諸子又皆奉進士而已獨放

山谷間以恩受封述其次弟處文字起伏可讀

府率沈君誌銘以親戚恩得官叙还佳

寶月塔銘醫僧也剔脫處可法

曾氏銘曰向同之母公育妹也述其自處通塞之際無不當理

錢氏銘劉凝之妻也述其夫婦相成之賢所謂筆端有畫可以

讀也三代自

黃氏銘述其事夫教子勸孫三節有味

吳氏銘荆公母也愛前母子曰其於愛吾子然後家人愛之能

不異於吾子也其子有歸志以不足於養為憂曰安於命者

非有待於命也

許氏銘沈括之母

謝氏銘荆公祖母

秘書李迂誌銘有田百餘頃皆以與族人獨留五頃曰無令子孫以財自累也誌序李氏自臯陶以下甚詳多其妻王氏所為言

常博吳詳誌銘衣食常不自足以家之有無葬故葬不緩或欲出錢曰貧吾素也喪乃欲為利乎

光祿景宗恪誌銘公之妻父也妻名文柔別有銘

太子賓客陳巽神道碑少客京師有欲教公以化黃金者公辭不受

秘監陳世卿神道碑知廣州罷計口鬻鹽益人以休息

刑部張保雍神道碑李丞相迪用公通判未嘗萊公代鎮因奏留之知漢州夜四卒告兵變械以徇安之至明鞠得卒實志謀併棄之市為湖北漕活鄂州漢陽應死者二十八人漢州民趙昌以書名公迄代不問

行狀傳

刑部孫甫之翰行狀為華州推官倉粟惡吏當負錢數百萬公取吞之可棄者十繼一二吏遂得飽負錢數十萬而已知諫院言益兵之弊田天下所以大困者兵為甚又可益之耶徒晉州近臣夜半叩城終不為開門論保州之變指杜公論益兵詆二三大臣至於洛水又繼尹洙而伸劉滄皆平生朋友善者不偏所好如此

徐復傳復精星曆仁宗召見官具子賜復號冲晦處士人或勸著書復曰古聖賢書已具顧孝者不能求吾復何為以徵名後世哉復莆田人後家杭

洪湜傳湜得官時兄老不可俱行至官量口用俸撥其餘以歸買田百畝居其兄傳末論豪傑士多過中庸如湜所存人所易到故載之云

本朝政要策

考謀建隆初以戶口增耗為吏升降與國初定三等之法以數
能否雍熙間閱班簿始詔雷德驥以群臣功過俱對淳化中
分京朝等考課為三久之廢京朝官考課而置密官院以錢
若水主之廢州縣官考課歸流內銓以蘇易簡主之惟三班
無改易

訓兵周世高平之役命太祖取其驍勇為禁衛宋興益修其法
與國有楊村之閱咸乎有東武之閱自此兵益廣簡練遂廢
而黜廢之法殆矣

添兵唐罷府兵置神武神策為禁兵不過三數萬人甲兵皆散
在郡國自河朔二鎮不統於京師餘可卒者太原青杜各十
萬人加寧宣武各六萬人潞滁荆揚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
各二萬人而觀察團練據要害者亦各不下萬人五代八分

區又中州地嘗至數十萬人養之既費教與用又不得其理
至周世宗始修兵制我太祖舉中國之兵纔十六萬人大宗
伐刘繼元駕前兵至十餘萬自是兵益廣其後曹彬敗於祈
溝關在行者二十萬楊業敗於陳家谷口刘廷讓敗於君子
館全軍沒焉沿邊瘡痍兵不滿万計河朔悉科鄉民守城咸
平間又集近京諸州丁壯為兵而西北邊請益兵不已張齊
賢謂調江淮八萬以益西師刘承珪又取環慶諸州役兵升
為禁兵號振武李元昊反河西契丹謀棄約西方遂益禁兵
二十萬北方益士兵二十萬又益禁兵四不指揮及群盜張
海郭邈山等劫京西江淮皆警大臣又令天下益兵知課院
孫甫言天下所以大困者兵為甚又可益之耶

兵器太祖命媿丕王作每十日一進有南北作坊歲造甲鎧具
裝鎗劔力鋸械器胡雜弩凡三萬二千又有弓弩院歲造弓

駕寺千六百五十餘萬諸州歲造六百二十餘萬置五庫貯之景德中已可支三十年權宜罷焉

城壘周世宗時韓通築李晏口立十二縣又葺祈州及奉濟口二十六遂通瀛莫宋吳王金斌葺鎮州西山堡劉禹築保州寺五城太宗命潘美移并州於榆次又移於三交得戎人之咽喉

佛教建隆初詔佛寺已廢於顯德不復具開宝令僧尼百人許歲度一人至道又令三百人度一人以誦經五百紙為合格任將李漢超馬仁瑒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寺防北虜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共禦大原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昇馮繼業等備西戎此篇發明太祖用將之術甚備可讀水災嘗為論水診所只有數有政汴水論歷代浚導

刑法淳化置審刑院防大理刑部一司之失事從中覆下宰相一冊以聞始行

管權言禁課則刘熙古嚴禁則樊若水峻酒權則程能亦盡令則楊允恭古禁之尚疏者皆密焉

錢弊江東鑄銅錢自樊若水始鉉錫雜鑄自張齊賢始淳化鑄大錢於蜀自趙安易始然不便即罷之

南蠻有用兵代而克之典國初翟守素平梅峒是也有已克赦而納之咸平間曹克明收撫水是也有納以恩信章聖時謝德權之請宜州是也

契丹虜騎六萬太祖命田欽祚以三千人破之其後天子代晉虜始復為中國患至真宗親征講和之策遂定

折中倉折中之法聽商人入粟而越江淮受茶鹽之給公私便之端拱淳化皆曾復行

屯田自漢昭始田張掖趙充國耕金城曹操力農許下晉用鄧
艾田壽春羊祜田襄陽杜預田荊州荀羨田東陽隋耕朔方
唐屯振武皆能服夷兼敵寇宋吳維熙間始議方田是後開易
水疏雞距修鮑河之利邊屯以次立矣神宗遣議臣東出宿
亳至壽春曲出許穎至襄鄧得田二十二萬頃任事者難之
功不立

水利歷述史起以後具水利之臣至本朝不果行

茶正元初趙贊與茶稅張滂繼之十取其一二王播又增其數蔡
休立十一條我朝議以見縉余帛入中天聖設三稅法皇祐
增鹽利為四說皇祐又用見縉之法

金石錄跋尾

茅君碑三茅名盈次固次衷云漢景時人梁普通中張繹建碑
孫文鶴書

韓公井者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不敢視開元
中韓朝宗為採訪使移書諭神飲者無恙更今名故城今謂
之故壻即郢也由梁太祖父名誠避之今猶然

桂陽周府君碑并碑陰歐公按韶州圖經君以開武溪有功立
廟碑名訛缺而圖經不著其名碑首題云神漢者猶言聖唐
也南豐從知韶州王之才所得此本之詳按曲江縣圖經名
昕歐公蓋未之得也其碑陰曲江字皆作曲紅而蒼陸字江
夏亦作紅蓋古字通用也永叔又記刘原父所得商洛之鼎
銘云惟十有二月旁死霸蔡君謨問十四月者何謂原父不
能言南豐謂古字如亦字作炎人字作彡皆字之重出則此
作圭者特二字耳永叔原父君謨皆博識而亦有所未達故
并見於此九皆南豐之說也愚觀此說莫之曉長兒在側忽
云籀史載古者人君繼世踰年行即位之禮然後改元此類

疑嗣王繼世雖踰年未及改元但以月數稱故曰十有四月
不可以一歲不過十二月而疑也如南宮鼎文有十有二月
之又周牧敦銘有為王十年十二月之文凡癸酉自銘有十
九月之文商已酉尊銘亦有十九月之文又姬鼎銘有十一
月又三之文凡皆以月起數之例愚因思之亦作癸非重寫
亦字人之作豈亦非重寫人字恐亦不可為例如曰商王即
位之十有四月恐亦有此理而四字古作三字凡古銘皆然
以二字為重寫二字赫安姑記以俟知者

唐開宗元寺卧禪師碑銘自河隴沒於羗夷惟寺多在南豐
虞夏之出東漸西被胡南暨吉教則能令其信慕者亦非特
有佛而已也彼以罪惡報應之說動之未若不動之以利害
而使之心化此先王之德所以為盛也余按此論其高前未
之發

辱并銘銘十六字可見者八字曰辱并在期可不戒乎又有陳
後主辱并記大略以其為張孔二妃同投井也愚按辱并可
對貪泉

漢武郡太守阿陽李翁西狄頌郡有問道通梁益而臨溪危峻
李會為功曹李曼等鑿燒火石改高即平人得夷塗作頌効
石歐公集古錄以為李會熙寧十年馬城出成州所得此頌
以視南豐始知其為李翁漢元鼎以汧隴西南接巴蜀為武
都郡後分為興州成州云

南豐與荆公俱以文章名當世最相好且相延譽其論李
皆主考右其師尊皆主揚雄其言治皆纖悉於制度而王
周禮荆公更官制南豐多為擬制誥以發之豈公與荆公
抱負亦略相似特遇於世者不同耶抑聞古人有言有治
人無治法三代之治忽各係其君之賢否法之詳未聞焉

三代君臣之謀猷亦未嘗有一語及於法者詳於法必略於人秦法之密漢綱之疎其效亦可觀矣周之所以為治者盡見於尚書周官之篇後千餘年至王莽時後有所謂周禮六典者出曰此周公之法也使果出於周亦不過周官一篇注疏耳然其煩苛若此果可見之施行否耶設果嘗行於周時異事殊亦可行於後世否耶我朝以仁立國一切掃除煩苛承平日久或者反以寬弛為厭荆公遂勇為新法嗚呼不忍言矣南豐比荆公則能多論本朝政要又責謂荆公不能受人之言使南豐得政當有可觀者乎南豐之文多精數而荆公之友多澹靖荆公之文多佛語而南豐之文多闕佛此又二公之不同者而王震序曾南豐文乃特誇其為制誥大手筆真所謂知其一者耶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十二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十四

讀文集六

王荆公

古詩

詠陶嶺盡菜其後歸之老圃而結云陶生養日渠養腹各以所能為物役愚謂荆公失言矣盡菜可言物役種菜豈可言物役耶

四皓詩采芝商山中一視漢與秦一視之語似欠斟酌

戲贈葉致遠詩極言變慕之弊可為世訓

桃源行云兒童生長與世隔考究得是不為世俗誕語

酬王詹叔訪茶利害豈當推其子而為民父母愚謂此二句語意精到惜其臨事之弗思

送裴如晦宰吳江當知耕牧地往往菱浦青三江斷其二降水

何由寧此四句說及浙西水利之綱領

孔子詩孔子豈是文人詩料且自古未有如孔子之語此本發於孔門高弟而孟子申述之者也荆公乃謂其蟻螻何足知天高雖欲尊先聖豈所以待先師母乃自道耶揚雄二首其一以孟子勸代燕尹尹干說亳為雄美新之此何哉其黨姦至辱聖賢即其一謂聖賢樹立自有師比荆公師心自用發見之語也

漢文帝解形以全人之刑躄短喪恐妨人於身後荆公譏之已不知文帝之心矣惜靈臺之費薄霸陵之葬亦痛罵之何耶秦皇天方憐中原恐非仁人之言也

東方朔何如夷與惠空復忤時人是以朔之直諫為非耶杜甫畫像說得公常

農具詩發禩云勿妬市門人綺紈被奴僮當慙邊城戍擐甲徂春冬就農人言之善用其心者也

谷陳正叔天馬志方里駕盜不如閑雖非中道却是大氣收監詩與訪茶利害同皆能言不能行

律詩

題勇祠堂一日鳳鳥去千秋梁木摧溺愛不明如此孰謂知子莫若父耶

評定試卷詩一首有二云文章直使看無類勦業少能保不磨疑有高鴻在廖郭不應廻首顧張羅言和筆不足以待士也又云當時賜帛倡優等今日論才將相中細甚客卿因筆墨卑於爾雅注蟲魚言詞賦非所以取士也然皆不可

雪詩平治險穢非無德潤澤焦枯是有才說得意思佳但上一句正可言才下一句正可言德布置以顛倒耳

雨過詩雜似浮雲知進退縵成霖雨便歸山

寄育王詩人更天寒最靜使士大夫或自號靜使若其取此景
何等氣象耶

詠竹人憐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材老更剛曾与高齋同雨露終
隨松柏到冰霜見其自少抱負不凡

嚴陵祠堂迹似磻溪應有待世無西伯可能留荆公此言過矣
古今隱士人品各自不同有抱天下之志而隱者有無志於

斯世而隱者有志念澹薄本無操守而終變者抱天下之志
如伊尹孔明是也本無操守如盧藏用种放之流是也如嚴

子陵特无志於世者使其才足有為光武縱德薄於湯武獨
不名正於湯武乎孔明尚輔一隅之先主奈何子陵不輔中

原之光武耶士必待西伯而後出孔子歷聘之志差矣
絕句

荆公數我之公 馮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
不應數姓尚隨公劇戲之巧如此

縑成白雪桑重綠割尽黃雲稻正青一聯甚工詩中重見
殺風景二字見戲蔣穎叔詩云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

相殺
讀漢書詩畢竟論心異恭顯不妨迷國畧相同此語為京房刻
向發不曉荆公何見也

縑郎字見三十一卷詠淵師詩
楊子詩千秋止有一楊雄荆公每尊之以比孔子而畧聖子此

其為荆公之見識也
商鞅詩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

商鞅能令政必行荆公平生心事及見此詩矣然荆公雖博
學而不明理誠之一字固未易言信之為義必有其實從來

三丈而酬金百斤天下寧有此理此正商鞅矯情以行詐耳

顧謂之信誠可乎果誠信民將不令而從謂誠信為馭民之具何耶

讀後漢書公可憐實武陳蕃輩欲與天爭漢鼎歸如公之言則曹瞞輩豈竊神器比日順天者耶

集句諸作淫似劇戲其巧其博皆不可及
賊盜等皆淡古

書疏

上 仁宗皇帝言事書謂方今患在不知法度陛下雖欲更章而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須復古者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而後得其人古之人欲有所為未嘗不先之以征誅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孔子所至使君臣有所習雖排逐而終不變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欲有變革則其事如此愚讀之駭然蓋公之昏復妄作及見此

書使吾

仁宗而少售其言宜待熙豐而後天下騷動哉

愚聞之有治人無治法而公首言不知法度何也何世不生材何材不足用於世而公首言人才不足何也文王不長夏必其孔子非甚不得已之事亦惟從衆魯人為長府則曰何必改作而公誣文王以征誅得志誣孔子雖排逐而不變何也昔賈誼嘗言治安於漢文之出矣事理精確議論偉然文帝尚不為之動况吾仁祖重厚之德又過文帝而荆公陋弱之論遠漸賈誼薄而棄之正不待食釣餌而後知其詐也奈何公清古之行諛博之學納交韓呂祥退求進言不用而名益顯 神宗以銳意斯世之心而卒聽之公遂得以鄙夷當世之人才效尤王莽之法度朝廷竟以征誅為威公亦卒為排逐而不變悉如前日所言悲夫

辭集賢校理者四辭同修起居注者前七後五以後不復辭

擬上殿劄子與上 仁宗書一同獨於人才教養等說蓋言耳
公平生所見想不出此

上五事劄子自言和戎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利

議入廟劄子蓋以帝居諒陰臣僚言郊祀不當入廟也公非其
說以為陛下尚在諒陰之中非可以制禮之時愚謂吉凶不
相參郊廟之禮皆吉禮也臣僚言不當入廟而不能并者郊
禮已有遺恨公又併以入廟為無傷豈以道事君孝古入官
之義哉且古禮久廢不遺率行而曰非可以制禮何耶

論館取劄子謂當試問日親近之說已當審本朝百年無事劄
子言 仁宗之為君得之歸之天助而勸其君以大有為則
非矣

言郊无二主及祭地无燎燔之禮皆是

進字說劄子改三經義誤字劄子皆無義理公自沈溺固齋耳

捨宅為寺捨田為供村夫野姥之事亦煩 聖聽公之不學無

識如此

乞辭機務等劄子往往皆狠悞不俊之言

內制

簡淡有古意惟劾榜文趾一篇考其時憲寧八年文趾入寇以
公新法擾民為說則公已不當內制之收矣勅榜乃其所自
為蓋公侵官以行私且其時彗星示變而勅榜有云天示助
順已光布新之祥果天意否耶

外制召試三道其二以散文為之以此知祖宗盛時制誥尚存
古意自宏詞之名立而朝廷訓誥之文遂同也屋聲病之習
矣

表

自察加履履熙河此率其徒以欺上者也

進洪範表謂陛下足以黜天下之泉壤而紀綱憲令尚或紛如
當考箕子所述以深發獨智此誤上之言也除平章尋謝表
動斥人以姦回以誣誣此狠悞之言也而乞退之表曰任然
特多於前輩曰智或不足以勝姦而人人與之為敵此執迷
終身之言也

議論

郊宗議辯其不同之義甚悉

答聖問慶歌事釋尚書慎乃憲一句稱為法以示人此正與經
意相反蓋公紛更一念之私所在而見也

看詳雜議凡十四條惟議不當廢運及都水監為正當餘皆
特變他人之說議廢宮觀使副都監此神宗偉卒也惜公不
能贊決之世豈有國家大臣而為左道異端看管祠廟之理
亦豈有未嘗識其祠廟而擊空術以素餐及一祠廟而數人

重疊繫銜之理世俗習慣不為怪公好紛更而此獨不能
贊決何耶祿以酬勞者也不釐務於義何取而公乃曰等之
無功罪釐務則計日得遷不釐務則不得計日而遷為不均
此尤謬論也

漢以丞相史刺察州郡謂之刺史 本朝許元為轉運使諸路
有米貴則全輸錢以當年額而為之就米賤路分糴之年額
易辦而所收錢米常以有餘

詳定十二事議蓋公請舊管九品之外別分職任差遣為十二
等王珪以為難行而荆公併非之

易泛論釋易中字義甚詳卦名辨始於剛柔始交之屯輾轉次
第用序卦之法而論其次頗有牽強處內云中孚者至誠之
卦无妄則不妄而已此恐未安無字與不字自是兩義也

河圖洛書義謂圖以示天道河通天而龍尚變天道也書以示

人道洛中地而龜尚占人道也義亦通但未常不相闕而河
通天之說恐難考

諫官論謂諫官之置為非諫官士且而責以三公之事主聽之
而改則是上制命而君聽此公強狼自任不恤人言之心所
發也任夫之言聖人擇焉而可曰君聽命於士乎

伯夷論謂伯夷未嘗有叩馬諫伐之事而韓子之頌為大不然
疑伯夷不過老死道路耳果如公言則孔子求仁得仁又何
怨之說及餓死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之說果何為而發
哉甚矣公之好異論疾正人而不顧經訓也

三聖人指伊尹夷惠言之謂各隨時制行以矯其弊至孔子時
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乃出於聖之時四人相為終始而
集成非孔子一人之力使三人者當孔子時皆足為孔子何
哉公之好談也

周公論謂荀子所載周公禮士之事無之不過修養賢教士之
法愚謂荀卿所載固不免後世增飾之說然養賢教士乃公
治定後旋為之制方其驅馳艱難時安得而不下禮於士刑
公之論適足以啓後世富貴者簡賢之心非有識之言也

子貢論闕史記所載說齊伐吳救魯之說理有文暢可以成誦
楊子論言性蓋公尊楊故牽合其說

材論謂天下未嘗無才與所上 仁宗書正相反而此論為正
命解謂孔子不得行道孟子不得行禮此不過嫉世之言
對疑釋供奉官以下不得行親喪之意

洪範傳其字義多足取者

易象論解攸序卦言次第之義

周南詩次解亦攸序卦為之

禮論謂荀卿不知禮自是曉然之理

禮樂論以道家修養法釋先王立禮樂之意則公溺於異端之見也大人論亦涉異端致一論言安身崇德九卦論言處困之道皆於理無背

九變而賞罰可言論蓋釋井周之言所未曉也然其言曰莊周古之荒唐人也聖人者與之遇約之不聽始將擯之海外不使疑中國此其言當書

夫子賢於堯舜論孟子此言不過以其集大成功施萬世耳而公以制法為言蓋借以發一己之私見又以伊尹伯夷柳下惠孔子四人相因而備歿竟多事且謂道發乎伏羲而成乎堯舜昔揚唯以法為言則可耳道豈有待而成耶且又謂繼而大之於禹堯舜之道豈待禹而後大者耶

三不欺論古人之言自各有攸當於理未處恐不必各指一事之偶不合者以難之也

王觀論明白可讀性情論雖關於理未合而謂情本非惡之說

正勇惠論孟子之說已明以待言者也仁智論按里仁一篇

已明白

中述之說平行述謂孔子非求行道恐是矯世愚按孔子嘗曰吾豈匏瓜也哉安能繫而弗食

變說謂集禹稷等衆臣成功夔所以稱其樂之和美非以為伐以美舜也

季子謂其葬子三號遂行既愕而反不及哀為非禮孔子稱之蓋稱其葬之合於禮爾

荀卿辯其仁智之說為失次

揚墨謂楊子為已近於儒墨子為人遠於道公蓋有疑於孔子為已為人之分也不知義理各有攸當孔子之為已是務實揚朱之為我是自私兩不相干此說只合以子墨子之說為正

老子辯其二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謂無之所以為用者以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為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發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為用也則亦近於愚矣愚按此論甚下當寫出熟讀

莊周謂其矯枉過正

原性性說二篇闢韓文公

對難說命

祿隱一篇專為楊雄師事莽之非然皆泛辨無說可解

太古謂太古之不可行

原教謂善教者正己而不強民

原過謂改過則復得其性

進說謂楊叔明以父仕得京官不必自枉為進士然謂進此者皆枉已則恐太過

取材欲策進士以經學愚謂人才皆可而用顧人主用之如何必

欲求多於藝文間抑未耳

與賢一篇亦可讀謂商之興有仲虺伊尹其哀也亦有二人周之興同心者十人其衰也亦有祭公謀父內史過兩漢之興也有蕭曹寇鄧之徒其衰也亦有王嘉傅喜陳蕃李固之衰亦有之說極精神

委任二云不疑於物物亦誠焉此名言也然愚謂行之以明然後無弊若公於呂惠卿輩何嘗疑之彼果以誠報公耶

知人一篇明察可讀謂貪人廉潔人察佞人直

風俗言京師奢侈之弊

閔習言父母死則燔印指之水中

復讎解謂復讎之義為亂世之二弟言之

推命對言貴賤天所為但當力於仁義文極工當寫讀

使醫以喻專任愚謂有專任而治者有專任而亂者言不可若是其幾也

汴說詆富貴人寵術士者文甚工可讀

議茶法謂鞭朴流徒之罪未嘗少弛而私販私市者亦未嘗絕於道路昔汝羊推酤霍光罷其法蓋義之勝利久矣嗚呼方公為此議是非曉然何他日之弗思耶

乞制置三司條例謂省勞費去重斂寬民力然則公之行此所以為可利天下也

相鶴經謂作於淳江伯而淮南公得之嵩山恐未必然策問十一道皆簡易

許氏世譜許規嘗羈旅宣歙間旁舍有呻吟且死指囊中有黃金十斤厲以骸骨者規負其骨千里并黃金致死者家規壽國初人生三子遂述迥遂起家云

傷仲永金谿農家子方仲永五歲能詩父日携之遊於邑人不使讀書十二三歲而詩不及前年二十而泯然眾人矣教之不可已如此

書

谷韓求仁書前一段說詩後說論語皆有可觀

谷龔深父書謂楊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吾斯之未能信也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欲往亦真往也向使其直往必有正救之矣豈至如楊雄從叛又復而歌頌之耶

谷韶州張殿丞書文字宛轉可觀

谷司馬公書執迷之說也谷曾公立書狼悞尤甚谷曰吉甫王子尊書又相從於惡者也

與陳和叔內翰書謂其以券致饋喻今來取為非交際之道而

不受陳誼甚正可以廉頑

答曾子固書謂小說無所不讀然後能知大駭嗚呼此公之所
以不能知大駭歟又謂方今亂俗不在於佛嗚呼此公之所
以自誤而亂俗者歟

上相府執政等書晉公初年以私計擇官其上相府有云牛羊
之踐不忍不仁於草木按行葦詩乃牧人禁止牛羊之躐故
曰牛羊勿踐履或詩人感興之言未必出於牧人也况可謂
出於牛羊耶

與劉原父書晉梁王墮馬買生悲哀泪魚傷人曾子涕泣今勞
人蓄財於前而利不遂於後此甚所以媿恨無窮也按公此
言其良心之一復歎

答吳孝宗書孝宗謂詩禮不可以相解公謂惟詩禮足以相解
愚按詩言人情未必真有其事禮則制度確然皆有其實
康成以禮解詩或多拘泥動以託興之言求之制度至其解
禮則的當精潔後世雖有解者不過衍之耳吳孝宗之言恐
不為無見也

答錢公輔書公輔以先人屬公為銘欲有所增損而公斥之至
謂其甲科通判市井小人皆不得之何足道蓋公之執初暴
厲多類此

與王逢原書謂窮而愛世近於救鄉鄰之闕

上杜孝士言開河書此公宰鄆時勤民之事也當錄出

與李參書云開門與其子市雖及得子之財猶不富也其後公
雖不能行亦可謂善喻然公本心常以權民之利為非所行
新法皆求所以利民而不知道以擾之故公終其身不悟

答段縱書為曾子固辨謗

上運使孫司諫書諫其令吏民出錢募人捕次謂海旁之人雖
日殺人而禁之勢不止也今重誘之使相捕告則州縣之獄

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將衆此仁人之言也公時為令而敢以此諫切其部使者仁者之勇也

上人書云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又與祖擇之書謂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孔子孟子書之策皆聖人之所謂文也愚謂論文至此不其盛矣乎

荅王該書云不幸而無以養故自縻於此此公作邑時言也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他日公亦云居非其好任非其事又云苟居竊食動輒媿心

荅符穎叔書說佛家無性之義然不可曉

啓

賀韓魏公啓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此確論也公之啓皆平易如散文但遂句字數相對以便讀耳自宏詞之科既設啓表遂為程文各以格名無復氣象

記

君子齋記大畧云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為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其位無其德謂之君子稱其位也有其德無其位謂之君子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子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子之而心服之終篇反覆歸重於德可錄出讀誦

桂州新城記謂城郭非先王所恃以為存又不當以為後而歸重於得人理正文婉

繁昌縣志記謂奠先聖先師於孝而無廟古也聖人與天地同其德天地之大萬物無可稱德故其祀質而已無文也皆說得正大

芝閣記實賦題而寄興以及其大者意味無窮猶為諸記中第

鄞縣經遊記為浚渠作也當考

慈溪縣亭記起頭謂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亭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此兩句關涉大

揚州龍興講院記結句云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此文法之妙世所共稱道者也然邪說誣民故浮屠之寺廟被四海此何足以稱其賢而反借之以貶吾儒哉

石門亭記文之變態也

無州見山閣記謂富工豪賈往往能黃宮室吏亦當因其餘力以自娛樂於理已短又貶名伯甘棠之事為米尤未安

九曜閣記揚州新園亭記徽州三清殿記皆隨筆立文法精確老蒼

序

周禮詩書二經義序皆公自主其說字說序謂知此則於道極之意已十九何過耶

若杜詩後集序云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

石仲卿字序謂成人則貴而字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問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不失其所以貴乃尔少也

唐百家詩選序云發日力於此良可悔也可謂高論已嗚呼公才高千古無書不讀於詩特遊戲且悔之如此况庸衆人乎生矻矻於詩者乎雖然惟其不如公所以不知悔

送孫正之序以不以時勝道為說以孟子韓文公為證此正論也

胡叔才序以無祿位為親榮而指示其在我之榮

祭文

祭范文正始贊其力行終惜其不及試祭歐陽公謂其積於中

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
幽韻凄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
奔馳世之孝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凡
皆二公實錄也

祭東向稱霜落之林豪鷹雉鷓鴣萬鳥逃避直摩蒼天又稱如羈
駿馬以駕柴車側身隋音與蹇同縶此言其才而不遇文皆
精妙

行狀

曹瑋行狀載邊功詳可為後世法

墓誌銘

孔道輔銘誌以擊蛇為小事而附其後得躰

曾致堯誌為其孫南豐作也未論遇合處死轉可法

蘇安山誌載其辨歐九見誣於首

元誌無實事以虛文反覆可觀

贈光祿趙師旦儂賊時死即士也

李餘慶作華亭海盜一監為石是日平望至吳江五十里皆其

倅秀州時也

仲訥權明州推官辯海賊數十

臨川吳子善為家有篤行發明處極可觀

比部陳君銘工

傳立遺戒以質田券還田主

郭維知南豐治豪猾觀政者

奉化王文高導之後也嘗渡浙江有忘白金百斤者留守二日

以歸之

海陵簿許平誌亦以虛文發明

知興元王公為通判真定時能化誘其帥王嗣宗之暴載其他

事皆可法

劉牧均稅江西期年而後反曰是役也朝廷豈以為也亦曰愛人而已今不深知其利害而苟簡以成之君雖以吾為敏而人必有不勝其弊者

陳夫人生子余龔三歲而遊李四方不相聞在外十二年以進士起家為吏始歸見夫人於鄉世豈有二歲而遊李四方者耶恐傳本訛耳

文人不護細行世有是言矣亦孰知博學能文其清修善節有如荆公者乎然公之文有論理者必欲兼仁與智而又通乎命有論治者必欲養士教士取士然後以更天下之法度其文率暖昧而不彰迂弱而不振未見其有犖然當人心使人心開且明誦詠不忘者或者辨析義理之精微經綸治道之大要固有待於致知之真儒耶惟律詩出於自然追蹤老杜記誌極其精彩鬚髯叢錯有作者莫之能及公其文人之護細行者乎嗚呼文亦何補於世乃因細行而致大用以其論理論治之差者而施之天下則所傷多矣

蜀人黃制參有大年且九十作書撫州求荆公集云人雖誤國文則博世此確論也因附此然公論治講理之文與頌詠記碣之文如出兩手又不當例觀也咸淳八年十月再書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十五

讀文集七

黃涪翁文

賦

賦十首對青竹得於嘉州意即吾鄉間碧玉之類也奈賦謂寒中瘠氣莫甚於茶或濟之鹽勾賊破家於是有胡桃松實云云蓋今用茶果云

詩

濂溪詩序言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梅庵謂此語最善形容有道者氣象而乃謂濂以志廉豈濂溪二子壽壽亦不詳家世之舊居以告耶

木之柳詩謂知人之微揚脩之取禍不如隄子之止伐木隄子又不如百里奚之去虞也○卽罷拙章詩○西風壯士

淚多為程顥滴○南窓讀書屋戶糊○海牛押簾○銀續
規卷○銀茄

但觀百世後傳者非公侯○東坡移和靖配食水仙見七卷詩
註

暖足瓶名脚婆○唐婆鏡葉底開花号羞天花山谷云此鬼
白也歲生一白滿十二歲可為藥今方家所用乃鬼燈檠草

書蘇崖碑後抚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為○桃李春風
一盃酒江湖夜雨十年燈見九卷寄黃幾復詩○朝小德詩

李語轉春鳥塗忽行真鴉○蓮蓬○竹夫人改名青奴○匹
似無田過一生見十卷似喪家狗喪本平声山谷詩云願我

今成喪家狗期君早作濟川舟乃作去声用○猶兒頭笄
卷○在官而可行其私惟李而已十三卷壁陰齋銘○行菴王良

○川藉見十四卷○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書即江山

序

胡宗詩集序王定国文集序小山集序皆山谷文之暢達变化
可壓卷者也若成誦可長一格卷十六

伯夷叔齊廟記謂諫武王不用去而餓死則予疑之陽夏謝景
平曰二子之事九孔子之所不言可無信也其初盖出莊周

空無事實其後司馬迂作史記列傳韓愈作頌事傳二人而
空言成實

楊惠之以塑工妙天下為八萬四千手眼觀音不可措手故作
千手眼今之作者皆祖惠之

山谷請東坡作文法云但熟讀檀弓
雜者以莊周內篇論為第一謂由莊周以來未見賞其者晚得

向秀郭象附莊周為齊物之書以論語斷論為第一謂義理

之會也不能心通性達終無所得以孟子斷篇為第二謂子雲知孟子

解疑篇論御奴婢云退自省不肖之狀在子躬者甚多

墓誌

狄遵禮知勤縣無訟築亭觀延闈人章望之講孝士子頗歸之

吳華為吉州先是蹇周輔增監課二百万民已失生理而魏綸

上諸縣增課九十五万公至則請今後所增監勿以為課

韓復知五臺山寺務司五臺使施順天下惡少年多當僧籍中

囊囊為奸君植其魁宿置于法

劉禹為德榮縣監并淡而征不除君為收蠲四十万

四會縣民岑探為妖經略使遣將董政捕斬而政部曲多不法

黃幾復言於經略謂一童政之禍自岑探不足云

山谷貶黔州時李元叔仲良兄弟相繼周之

山谷作銘誌簡明有法多佳者其補之父與刘道原者宛轉亦

佳

題跋

題自書卷後示所就舍雖上兩傍風家本農耕使不從進士則

田中之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耶

貧士不能相活富子不足與語

枚護歌是巴中賽神曲又見別集

巴蜀自古多奇士獨不聞善書者

巷非屋宇不當從六三國焦光傳云居蝸牛廬中意是今巷後

漢皇甫規持節監關中兵親入巷廬巡視即用此巷字為有

濔依

列子書有深禪妙句蓋普通中事不自忽嶺傳來信矣

荆公勸俞清老脫逢掖者僧伽黎然生龜脫箇亦難堪忍後數

年見之儒冠自若也山谷又嘗踐踏清老謂其忿慍欲祝髮
曰免與俗子浮沉子曰去而與祝髮者游其中雖有道人亦
如沅江九肋爾與俗子為伍方自此始

男女昏嫁渠穠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置之隘巷牛羊
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今蹙眉終日者正為
百草憂春兩耳當作人字○一榦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榦五
七華而香不足老蕙

廬雅山有穴為岫謝玄暉詩窓中列遠岫徐季海云孤岫目形
在背誤用字

荆公稱竹樓記勝翁亭記山谷主之

歐公賞和靖疎影橫斜之句山谷謂不如雪後園林總半樹水
邊籬落忽橫枝

司馬談之子汗文向之子散班彪之子固王銓之子隱姚察之

子簡李穴師之子延壽刘知幾之子鍊皆繼世汗簡

狂清誓酒文見二十七卷

二十八二十九兩卷皆評書法謂二王父子之後惟張長史顏

魯公有韻本朝則東坡又論遺教經譯於姚秦弘始四年在

王右軍沒後數年至貞觀中行遺教經

縣印却不祥云昔有道人禁人競渡不行舟人有嘻笑者道人

云此有道術夜當報我乃詣縣令置床卧而借縣印閣其上

中夜有声硜然至印而止吾鄉明州州印缺角聞昔有太守

李夷庚精道術嘗坐三江亭望船舟將至戲以荔子殼置酒

盃而撥之舟亦與之俱旋俄而舟不旋夷庚驚曰此有報我

者矣亟疊卓坐其下而閣州印其上俄有飛劍朱缺印一角

夷庚起而怒曰我戲爾乃遽耶作法沉荔子殼舟亦沉以今

縣印事觀之則有之矣

或問不俗之狀曰難言也視其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

山谷欲取所作詩文為內篇其不合周孔者為外篇卷二十六

外集

墨竹賦陽虎有若之似夫子市人識之顏回之具幹門人不知

贈李彦深上丁分膳飯飽藏神夢斷羊蹴蔬

上家詩云松楸十年拱和云芝蘭生書拱拱與拱各字

送曹子方詩子魚通印蟻破山馬蘭子魚出與化通應港有通

應侯廟故名此魚以小為貴無通印者東坡亦曾誤蓋傳聞以通

然用白沙江口詩呼禹濟黃川呼禹字記出柳詩

題山谷大石畏畏佳佳石谷水畏音委佳音蕭

催公靜碾茶雪裏過門多惡客自注云不飲者為惡用之歎觀

之為義本自僧人來耳

與王子飛書謂作牋古無此禮近世李宗謨始以公狀施於私

教如王元之楊大年皆不用文而不可望以相知者

未嘗與書其可望以相知者不修世俗之禮

淫以詩即是道場見成都府請六祖禪師文

雨晴過石塘詩晴岫挿天如畫屏余按山谷謂岫為山之穴古

作山用者非而今云晴岫種幾自背其說矣

椰榆作由音押

對雨寄趙正夫故人疊疊去宰木上文羅愚按注內翰作曾紆

墓誌云宰上之木拱矣宰字代冢字用也

寄扶溝在太丞之扶亭大夫伯淳父平生執鞭所欣慕

會稽竹萌詩碩人俱俱舞公庭余友昔或謂余詩不用經曰然

則亦無此拘也

至蹀躞和詩

雨甲煙苗祀

薩跋聖

詩

次韻子高綠葉青陰啼鳥下游絲飛絮落花餘見晚春意思
豫章先生傳 先生其先金華人六世祖瞻以策干江南用為

著作佐郎知分寧縣贍生玘玘生元吉始小築水上元吉主
中理中理生湜湜生庶嘗攝康州實生先生幼孤從舅李公

擇學登治平四年第調汝州葉縣尉除大名府國子監教授
留守文潞公留之再任先是眉山蘇公見先生詩於孫莘老

家因以詩往來蘇公以詩抵罪先生亦罰金直差知太和縣
移監德平鎮過泗州僧伽塔作發願文戒酒色肉但朝粥午

飯如淨屠法時元豐七年三月也召入館修 神宗實錄丁
母憂除同修國史辭疾請郡 奉祠紹聖初謂實錄多誣責

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外兄作本路常平官避嫌移戎州徽宗
登極叙復又召為吏部員外郎不得拜知太平州九日而罷

以嘗作荆州承天院塔記運判陳舉採摘其語以為謗國除
名編隸宜州卒焉年六十一先生風韻洒落胸中恢疎事母

孝有曾閔之行遇郊當任子舍其子而官其兄之子嘗游潛
皖樂山谷等石牛洞之林泉因自號山谷道人王炎集其文

李彤再為外集 李彤再為外集 為別集

別集 毀壁序叙山谷之女兄事姨母之子洪民師年二十五而卒姑
惡之不以葬焚而投諸江山山谷築亭廬山而安之

通神論序論六經之旨深矣近世刘敞王安石之書讀之亦思
過半矣

馬文叔字序 元名 名字加景蓋自漢魏以來失之詩云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景行猶高山也而日景仰之者余不知其說也

黃彝字說酒善溺人故六彝皆以舟為足

有而不規者疎之也無而置戒者親之也
轉輪藏始於雙林大士

注老子道可道一章 注常字云神鬼神帝先天光地自古以

固存所謂常也其注無名云常無欲而生太空太空忽生天
地天地以我為始故強名之曰無名愚按老子所言雖非義
理之正就其本文意終明白今山谷之注如此則不曉其何
說矣

杜詩箋請急請假也晉令如此

咳苦革反○籠竹之籠音水蜀名大竹為夢籠○竹葉出張華

輕薄篇云蒼梧竹葉青宜城九醞酒

峽中養鴉雞帶銅錫環獻神名烏鬼

荅王周彦書有云孔孟之學未及於周公殆不曉其何義

戒讀書士大夫家不可令讀書種子絕

論作詩文云安樂温飽君子所畏又自謂作詩在東坡下文云

潛少游上雜文與無咎詩耳

論俗呼字藉直泥不熱也○橙橘屬也根兩旁長木也今人書

堯為橙非是揆音疾疑今之金橘是也○彘彘音烈擊務出

獨見以垂汗人為賢者也○傀儡或作魁彘象古魁壘之士

○袈裟梵語本云迦羅沙曳此云不正色譯書略梵語也○

鏡餅充勳舖媮使令人不便利也○論周禮醢食以酒為餅

若今發腰餅蓋以餅也旁曰帷上曰幕合曰幄上承塵曰帟

下手書蓋不能書者盡指節

龍眼惟閩與南越有之左思蜀都賦云旁植龍目亦不自知其

失也

青陽氏本洛陽唐末有虜部者官於蜀留居并研煮監為富人

凡巴蜀之青陽皆以并研為宗山谷誌其墓者名希古

肩山史氏自李順王均之亂悉散其倉廩而自匿不汗其亂有
名襄與襄者始皆登第

响嶽讀如苟婁山顛也

牧護歌已峽祭神制曲木如瓠擊而歌舞言木瓠字誤為牧護
或謂范子政公祖留名士故曰賢山谷曰文王割烹武王餽罪
後且率而薦之嘗祭不食誰能強之

願畫策不可使士大夫不知此味不可使天下之民有此色

元符三年十一月甲辰夕雪寒呼酒崇寧四年二月庚戌夜沉

如豈輕諾者耶誰實強之而輕諾也

跋章草千字文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千字乃周興嗣取古章

帖中所有字作韻語章帝時未有也世乃以為漢章帝書謬
矣

繆篆音縹縹之縹漢以來符璽書也

史紹封乞書為它日相見之資山谷曰今日曾直即他日曾直
又安用書為質耶

晉城刘仲更多聞強識唐書天文地理律曆五行志皆所更定
諸公仰成而已

山谷作靜照禪師真贊遠山作肩紅杏腮嫁与春風
不用媒阿婆三五少年口也解東塗西抹來

書簡

極執物能驅逐藥力隨大府出則十不得四五方

陰陽家謂克己者為官既已從仕則受制於官不得悉如意也
割春鉏之股以啗於菘豈能久堪耶

數十年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
世間鄙事有其子期一切放下專意修學
洗滌百篇不如深考一卷

文章無他但要直道而語不狃俗

笠翁古有短柄沈約四声云鑑盡柄曲

二難前輩用擬魏太子詩序云禁襄中有宋玉唐景梁孝主時

有鄰枚其疑滕主閣會集主人有兄弟俱是顯人耳

人生須認生事之半養一佳士教子弟又當尊敬之久而不勸
乃可以盡君子之心而其功享

涪翁孝友忠信篤行君子人也世但見其嗜佛老工詞賦

善品深書畫遂以蘇門孝士例日之今愚熟考其書其論

著雖先莊子而後語孟至晚年自列其文則欲以合於周

孔者為內集不合於周孔者為外集其說經雖尊列公而

遺程子至他日議論人物則謂周茂叔人品最高尚謂程

淳為平生所欣慕方蘇門而程子孝術不同其徒互相攻

訾獨涪翁超然其間無一語當同方荆公欲挽俞清老削

髮半山涪翁亦屢諫不容且識列子為有禪語而謂普通

中事本不從髮頂來此其天資高明不緇不磷豈蘇門一

時諸人可望哉况公雖以流落無聊平生好交僧人游戲

翰墨要不過消遣世慮之為而究其說能垂方百世者實以

天性之忠孝吾儒之論說至若禪家句眼不可究詰其是

非者等於戲劇於公豈徒無益而已哉讀涪翁之書而不

于其本心之正大不可可泯沒者求之豈惟不足知涪翁

亦恐自誤

前輩多以其所居自名東坡涪翁則皆以其謫居之地名

稱涪翁亦足配東坡若山谷乃瀟院間寺名翁傾其林泉

而樂之故亦堂稱山谷然山公本唐母蠻獠黃氏洞名黃氏也諡不當龍用但宜稱涪翁云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十五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六十六

讀文集八

汪淨溪文

詩

石舟歎以宣和五年常州苦旱乃竭支港之水通載石之舟而作也桃源行似亦因當時求仙而作清谿行作紀方臘之變

竹菴

月十月食

班春古岩寺班春請勸農也

二卷

有客來相問詩謂五代時賀水部所作

二卷

賦翁養源瑞松詩云絕勝分封五大夫愚按五大夫者奉爵名

非五人也用分封字未安○紙絞紙無也見五卷

外制

錢汝士換武制謂雖唐近世二選亦為之十卷

李綱落職制用騷堯少正卯為比得無已其乎大氏誣賢之言

多援此

洪皓鑄二官以出使未達而舜難台考

顏岐贈三代制初謂孔氏少衰而顏興既非所宜言矣繼用陳

太立事而謂顏妾幾焉得無少貶顏氏耶

建炎紹興艱難之詔見十四卷令人痛心猶賴代王言者有若

而人也

世忠以妻梁氏私求恩澤而自効降詔獎論

奏議

綴孟忠厚文資後漢章帝欲封外家而馬后不從

奏論諸將無功謂獨張俊明州僅能少抗不增兵益戍反旋重

空城以挑之未幾果殘明州無噍類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

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考張俊實使之也杜充守建康韓世忠

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夔穎杜充其措置非不善也

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資其裝海船焚其城郭

為遁計泊杜充力戰于前世忠王夔卒不為用劉光世亦不

出一兵方與韓招朝夕飲宴則朝廷矢建康虜犯兩浙乘輿

震驚者韓世忠王夔使之也失豫章太母播遷六宮流離者

劉光世使之也而張俊方且以萬人殺獲數十人之功冒朝

廷不貲之賞自明引軍至温道路鷄犬為之一空韓世忠追

遛秀州放軍四掠至執縛縣宰以取軍糧王夔自信八閩所

過州縣邀索動以千計此事人皆知之而不敢言者以天步

艱難正藉此曹為重而不敢言耳今日諸將存古法皆當誅

然不可不盡誅也惟王夔本隸杜充充敗于前而夔不救當先

斬夔其他以次貶降使以功贖過如張俊之軍獨可賞其有

功將士耳所以移軍輒遁者俊也罪亦安逃

乞修日曆狀云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

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

撫州乞罷造戰船狀云威命臨之上下便文遞相逃責至縣而極矣推移不行則後民脂膏以殫期會且以臣所領一州言之歲得酒稅錢不過六萬緡而月椿大軍起綱水脚官吏軍實請給衣賜打箭頭鉄葉等錢歲當用六十餘萬緡以為不取之於民是欺陛下耳

行在越州條具時政書大要請必陛下能使諸將諸將能使士卒其言懇切又欲精擇偏裨十餘人人付兵數千直隸御前而不隸諸將以漸銷諸將之權

進書劄子設四類求之一年表二官闕三政迹四凡例

論濤寓州郡劄子東晉治金陵於江南北僑立州郡納流亡之人故江都謂之南充州則充州之人所歸也京口謂之南徐州則徐州之人所歸也以至南豫州南司州亦然臣愚以為

莫若因此時用六朝僑寓法分浙西諸縣悉以兩河州郡名之多印榜文先行散布俟其入寇徐以旗幟招之彼既知所居各有定處與鄉居無異亦何為而不歸我哉

論淮南屯田劄子虜師既退國家非暫都金陵不可而都金陵非盡得淮南不可欲保淮南勢須屯田

表

行在百官謝許乘轎云方披練以立朝適兩霜之在候憲乘款段或至顛拚乃由軫於睿慈俾獲安於徐步愚按此亦南渡後百官乘轎之事原也

皇子賀此郊禮成六表蓋北郊之禮惟徽廟嘗行之

啓

到徽州鄉郡謝啓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游半在或一時同隊之魚此蕭灑出塵之語也

卷道比梁舟林得請歸里丁令重來嘆遼海千年之別知章得請分鑑湖一曲之秋

記

洪州石頭驛記天下事壞於以為不足為故陳以道弗不治筆襄公知其必亡晉以隸人之坦羸諸侯而子產知其不能道路次舍亦豈政之細者耶

洪州右獄盡心堂記今吾与子一杯相屬於此亦思有向隅悲泣滿堂為之不樂者乎亦思有裨楚之下何求而不得者乎亦思有禁巧寒不得衣飢不得食者乎輕用民死幾何其不挽弓自射也

虔州神廟記以神之受我為言得解

鎮江府日觀記劉岑季高之所更新也謂形勢之雄足控制南北豈直騷人羈客區々登覽之勝東曰海門鳴夷子皮之所

從逝也西曰瓜步魏佛狸之所嘗至也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而江之中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逝也今措而納諸數楹之地使千載之事了然在吾目中則季高之志可知矣

嚴州高風堂記始謂帝王功成志得必有輕天下之心於是岩穴間有不得而用者出而百年之風俗係焉漢之二祖皆以布衣取天下高祖時有四皓莫能致逮光武立嚴子陵亦不為帝留是五人者出如相類然四皓晚從太子之招而風節減於功名子陵終高卧故東漢之士尚風節而以功名為不足道鋪叙既足又接以四皓學伊尹子陵季伯夷然後獨歸之本題之子陵而收焉其文季布置極佳可為作文者之法但以四皓此伊尹子陵比伯夷皆不同耳

廣德軍范文正公祠堂記以浩然之氣為主謂公立初如史魚

汲直憂國如賈誼劉向守邊如馬伏波羊叔子雖庸人孺子
知之獨益仕之初有卓然大過人者史失其傳不得不紀乃
叙其事而終以初宗元上段太尉遺事抑揚而救之

鎮江府大成殿記謂道宮佛刹之立其徒志堅而材足有立既
非事情矣又謂吾天子息爭已亂之道有功於世何其卑耶
大氏道佛之盛由世俗信耶為禍福傾動所致而其徒又無
家可歸相與丐乞經營為終身屯聚衣食之地故成之易夫子
之道乃民生日用常安習而與之相忘既無異端之張皇誘
脅其孝官乃朝廷所設以教養人士必待上之人其崇重然後
為士者肯於道交父母兄弟家以從之游屋之成否蓋在朝廷
非士之事也故成之難是豈為上者之才志皆不異端若哉
夫子如天覆地載民無能名而又止以息爭已亂為功此何
等議論其矣文墨之士於儒道未嘗知味而語聖言妄發之可

羞也

鄭固道寓室記自淵明寓形宇內一語宛轉發意文勢極可法
東州玩鷗亭記此浮溪眼所作也如曰使吾心有以勝物則季
廣之石可使為虎使吾為物所勝則樂令之弓亦能為蛇苟
吾心如木石而無所示則鷗莫得而關矣何為而不可玩哉
語意極工

養浩齋記貧富貴賤死生禍福皆足以入吾胸中為浩然之冠
何山書堂記謂措以其居為寺者非也

殖齋記以苗喻德文極委蛇愚按此說本劉向說苑

翠微堂記九煙霏空翠之過乎自泉声息嘒之屬乎耳風雲霧
雨從橫合散於冲融杳靄之間而有感於吾心者皆取之以
為詩酒之用古人有貴於山水之樂者如此豈與夫槁項黃
馘欺世眩俗者同年而語哉

種德堂記謂君子非屑屑然置甚衰與廢於胷中知修身以待其定而已未接王祥王覽隱居三十餘年以孝悌著聞及首而子孫蕃大更六朝隋唐至譜牒不能傳文意高爽可觀近世水心亦作種德菴記取而並觀則知浮溪之過人遠矣靖州營造記叔孫招子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薛惠為彭城令橋梁郵亭不修兄宣知其不能

序

蘇魏公文集序文雖同乎人而其所以為文有非人之所得而

同者

吳園先生張公春秋指南序孟子去孔子百餘年於書武成詩雲漢皆疑至春秋則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未嘗片言置疑其間其懼味文聖人之善也懼天下是非之公也自三傳興而聖人之經始不勝其煩好異者宜思力探無所不至乃至子以父孝為非弟子以師說為愚况其他哉愚按此說為有理至其序洪興祖春秋本旨直謂仲尼復生不能易而未乃歸之興祖可草辟靡封禪之儀則文人之妄意談經其舛甚矣

雜著

與吳知錄書所重在文而排王氏之經伊川之孝

郭永傳來大名入建炎初車駕幸維揚宗澤守京師永為河北

東路提點刑獄澤檄永為大名帥杜充相摘角永得檄大喜

即朝夕謀戰守且因結東平權邦彥為援不數日聲震何朔

已沒州縣皆叛虜雁管軍宗澤死杜充移守京師而以張益

謙代會范瓊亦脅邦彥南去劉豫率濟南入寇大名孤如其

間力屈城陷虜欲陷降之永怒罵不絕虜令斷所率手并其

家害之時死節若劉韜李若水向子韶霍安國張克敵楊邦

又皆章章尤著然言賊不屈無如求

王氏贊 王氏屬時艱難散金陵正覽寺十八年而啓之棺衾

皆腐敗獨夫人面如生自肩有蔓覆之遂以為奉沸之報而

為之贊愚謂棺衾之易腐者艱難時故殯器物不堅也而目

如生者死而不化世俗往往有之皆不祥之事也豈延其上

棺壞而蔓及之可哀之甚也何贊為

跋上舍題名 神宗始以經術造士欲遂頒三舍天下未暇也

○徽宗益新月書季考之法崇寧三年首命上舍生賜第者

十六人過被季校講明義理於鄉里踐仕進之路無闕也

變季法以備士子捨義理而爭利祿壞前乎千萬年之季校

禍後乎千萬年之士習蔡京平生之罪此為第一而世乃習

以為當然悲哉

陳文惠公遺事公相仁祖忽夜乃有御封至私第公不啓封來

日奏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寵恐奸人傳會請正母儀若

誠此事臣不敢啓封仁祖首肯曰姑置之茲幸蓋開悟轉移

於談笑之頃一言興邦矣

墓誌

汪伯彥丞相誌謂伯彥和相州頃高宗以康王使窩離不軍至

磁而伯彥亟以帛書請王還相躬服素韠以兵二十逆王河

上王開大元帥府以伯彥為副欲引兵渡河謀所向伯彥獨

決策出北門濟子城於是出大名歷鄆濟二州達于宋覆勸

進即位南京未幾伯彥有疾乘輿南渡咎不由之愚按黃汪

誤國三尺孺子能言之而淳溪反許以中興功臣此離阿其

所好之言然自昔大臣得罪萬世者當時何嘗無可善之事

大節一虧衆美俱失不可不戒也自昔各人才士一失足於

富貴之門唯見其是而不悞其非卒與之俱辱而不自知亦

不可不戒也

汪澥開府○澥預王安石釋經之議又首傳其說愚按浮溪愛澥者而首訾及此殆不辨是非矣

滕康樞密誌建炎三年宰相呂頤浩建幸武昌為趨陝之計既還建康又建欲盡棄中原焚室廬徙居民於東南公力持不可李成力求淮南呂頤浩歌徒之公命趣知徐州公扈太后奉神主至洪州劉光世不能守金人渡江退保處州御史張延壽論之謫永州廳

蔣獻閣李誌○獻宜與人政和宣和間直言人也謂今群臣無它能唯以善候伺人主承望大臣為向背者謂之才又言內侍省不隸六祭又言三省吏官至四品又言近倖建墳寺論趙良嗣獻平燕書為狂妄論范之才謂滁水有鼎可出為狂妄論徐惕等進奉後死建炎二避虜明州卒於昌國縣蓬萊

鄉葬鄞縣學隱

傅揖侍制誌揖定北郊之議方建中靖國秋見時事張更曰禍其始此乎首引去

竇讜閣李誌張邦昌偽赦至揚州公適在焉師臣國視莫敢發公遽取書焚之北向長號

待制張擴誌公字彥實嘗為中書舍人吳璘入覲乞用團練承宣使恩為其子換文資公持不可劉光世疾革援例乞免其家差役科敷又持不可

曾衢州紆誌布第四子也為兩浙轉運矯制招盜孫誠等隆祐皇后葬公為修舉議者欲稱園陵公曰此特殯官耳朝廷用其言

徽猷陳充誌金陵失守陳與宗以金一篋委君已而與宗陷虜君展轉賊間寧舍已橐而保與宗之金訪其子歸之

中大夫陳彥恭誌蔡京之黨王相欲增鼓鑄君曰山澤之利不可竭祖宗之額不可踰

徐師仁當徽宗修道吏時充潤文官凡四人董晞淵尤長釋氏書為章句流布四方愚每謂異端之書皆中國士人譏成此亦其一證也

龍圖張根狀公二十一登第四親在堂以大父母年高致其任則恩及之遂以通直郎致仕年三十一是年父父母恩及其祖妣以妻封及其母未幾復以已得之服為祖祭及卧山林久而朝廷落致仕起之晚復以子之官官其叔父皆非故事特旨從之其既起也提學當平田壽之墾桑拓之植溝方之修者以千萬計皆極論和買之弊以為本路歲租百四十萬斛給之都百三十萬而官度五十萬使歲入如數猶缺四十萬舊以鹽利三十萬緡和采故雖凶歲不乏自更法以來州

縣重取民耗米以給民既不堪其苛而和置四十萬緡復以無所從出之錢給之又言祖宗立國東南上供額六百萬料賜發運司本錢數百萬緡使歲廣采以備非常隨補徐取此萬世良法也自希恩者以為羨餘獻之於朝廷不足則下諸路補發勢必敷於民為無窮之害臣以為補發不當復催盡以鹽額還漕司采本錢還發運司為便迂轉運使會歲飢疫朝廷責補發不已又促輸納紬絲之期追遠年無名之蠲官田者大虧上供之數公駭陳利害奏罷之且乞以封樁鹽及給和買還之民徒兩浙又言東南諸路關乏之由除贍孝宗室添置官兵及非之地買外茶鹽錢盡入權貨務耳若止分其半以予漕司諸路當亦少寬又乞罷士木及人臣則即賜田產房廊賜金帛賜帶疏奏大臣權倖皆怨又因親書奏花綱事字誤遂坐以不恭之罪謫湖州卒張壽其子李綱其婿

愚按浮溪所撰諸賢誌狀行事之可法未有如公者也故錄之詳如此

浮溪之文明徹高爽歐蘇之說焉寡倚艱難扈從之際敷陳指斥尤多痛快殆有烈丈夫之氣至其行責詞則和詠李綱草麻制則力褒秦檜平居議論則鄙經筵而尊詞章望甯陋習滅沒人才一至此甚下然公之成就豈止如今日所見而已哉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十六



